刑警队长白兵续写0 S4 v+ J; v- {; e' |  
一、受辱. M2 K# K! Y/ w0 w9 u  
而如今，这个强硬的对手正死死地压制住自己，剑眉朗目入眼，嚣张得意的气息扑面而来，而自己这个正儿八经的刑警队长，堂堂一个大男人，却如同一个小女人一般，赤裸裸地被他压在身下 ， 心中的愤怒如火一般从白冰的眼睛释放出来，狠狠地盯着眼前这个霸道无匹的男人。“怎样？我的白大队长，还有什么招儿，都使出来呀？呵呵……”。唐震的眼中满是戏虐之色，目不转睛地盯着白冰的眼睛，丝毫无视他眼中那快要杀死人的怒火。“放开我，不然我……”，白冰的声音如冰窟一样冷，“不然怎么样，你还能吃了我？”  唐震笑道，用左手轻松地抓住白冰的两条白嫩细长的手臂，右手猛然下移，覆盖在白冰那高耸圆润的左侧乳房上，雪腻酥香尽在只手。) D9 Q3 y$ M! Z  
这唐震显然是挑逗女人的高手，手指在粉红色的乳头上轻捏慢捻，手掌则不停地揉搓着粉腻的乳肌，丰满而富有弹性的乳房在大手下不停地变换着形状。白冰娇躯轻轻颤抖着，这滋味可真是难受呵，酥麻的感觉从乳头向全身扩散，这乳房可不是什么假体植入造成的，确实是货真价实从自己胸脯上长出来的，如今被一个男人，还是自己痛恨无比的男人肆意玩弄，一阵阵的屈辱感从心底发散，“妈的，你给我放开！”“讲粗口？我堵住你的嘴！”唐震猛然低头，大嘴顿时覆盖在白冰红润娇嫩的双唇上，一股男性的气息带着淡淡的烟草味直冲白冰的鼻腔，白冰呜呜直叫，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幸亏唐震怕他咬掉自己的舌头，没有深入索吻，只是不停地舔弄着他的樱唇，樱唇上亮丽的唇彩也被他吃掉了。  
白冰的娇躯猛烈颤抖着，四肢奋力挣扎，然而在唐震的强力牵制下，这挣扎显得是那样的较弱无力。唐震的左手死死的抓住白冰的双臂，两条长毛粗腿紧紧的夹住白冰性感迷人的大腿，嘴巴连同脑袋顶住他的头部，腾出右手来迅速从脱掉的裤子解下皮带，将白冰的手腕紧紧的捆在一起，皮带的另一头则拴在了床头的立柱上。唐震这才挺起身躯，好整以暇地看着身下的“猎物”，“猎物”娇美白嫩的脸庞因愤怒、憋气而变得通红，显得更加妩媚撩人。“你，你想干什么？”白冰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唐震却并不说活，他两手抓住白冰的两侧小腿，慢慢举起，分开，白冰的菊门彻底暴露出来，玉茎白而绵软，无力地耷拉着，菊花的形状很美，肛周的肌肉有节奏地收缩，仿佛在等着主人的临幸。  
唐震的欲火被刺激到极限，眼前的男人，自己的对手，娇艳的面容，高耸的胸部，修长的大腿，尤其是那亦雄亦雌的身体，都令他深深的迷醉。唐震不再犹豫，胯下的凶器粗涨硬挺，显得异常狰狞，就向白冰的菊门凑近。白冰感到一个散发着热气的粗大器官顶在自己的菊门上，他知道今天不可避免地要被这个黑社会头子强暴了，作为一个刑警，他明白自己会遭到对手的报复，会受伤，甚至会牺牲，这他不怕，早有心理准备，可是今天的局面却是从未在预料中啊，自己居然会被一个男人，一个黑社会混混（即使是头目也是混混！）强奸！  
唐震忽然停下动作，跳下床去，“难道他要放过我？害怕还是良心发现？”，却见他在床头柜中一阵翻找，拿出一瓶润滑油来，要知道这样的宾馆总是预备着这一类东西。唐震把润滑油挤出一些，涂抹在白冰的菊门上，在周围划着圆圈，甚至进入到腔道中，手指在腔道中进进出出，冰凉的感觉渐渐布满菊门。把剩下的润滑油一股脑挤在自己的阴茎上，涂抹均匀，阴茎显得油光闪亮，硕大的龟头几乎能照出人影来。唐震上床，举起白冰的双腿，凶器再次靠近他的下体，由于润滑油的作用，龟头很快挤入菊门，缓慢而顺畅的前进着，尽管已润滑，可巨大的疼痛仍从下体传来，身体逐渐被刺穿的感觉太恐怖了！“放松，深呼吸，放松，白队长，照我的话做，你的痛苦才小一些。”唐震的声音传入耳中，似乎有着一丝温情。白冰忍受着屈辱，他不想像一个女人那样大叫，他的眼眸紧闭，长长的睫毛颤动着，显示他正暗暗地承受着痛苦。6 j: g# N7 [4 J# h' m; F9 \_( d  
唐震看着他这幅模样，不由地想起自己的初恋情人，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是这样，痛苦而甜蜜。“我怎么会想起初恋来的？真是莫名其妙！”唐震的动作却愈发温柔起来，终于，阴茎完全隐没在菊门中，温热的腔道紧紧包裹着阴茎，“舒服啊！”，唐震一动不动，静静地享受这紧裹的舒适，尤其这舒适还是一个男人、一个刑警队长带给他的！他俯下身去，看见白冰的眉头紧皱，樱唇微微开合，正在照着他的话做着深呼吸！唐震得意的笑了。由于唐震没有动作，再加上自己深呼吸放松的配合，白冰的下体疼痛渐渐减弱，只感到一个粗大的异物充满了自己的直肠，灼热火烫，微微颤动，紧闭的眼睛睁开，猛然看见唐震的脸就在自己眼前！“白队长，继续做深呼吸，放心，我会对你温柔的。”唐震“认真”地说道。“唐震，我会杀了你的！”，白冰咬牙切齿道。“也许吧，但是，让我先享用你的身体吧，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哈哈。”唐震又恢复了戏虐的表情，嘴唇吻上白冰洁白如玉的额头，一路向下，琼鼻、耳垂、樱唇、脖颈、丰挺的乳房、平坦的小腹，白冰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无不“深情”地吻到，身体也开始前后耸动，做起活塞运动，插入、抽出、再插入、再抽出……，菊门不停地吞吐着阴茎，肠道内传来阵阵便意，却无处排解，腔道不由自主地收缩律动，直肠内壁那重重叠叠的褶皱刮挠着阴茎，像情人的唇舌为阴茎做着最卖力的口交，“比我以前所经过的女人都棒，真是极品啊！”，唐震这样想着，阴茎愈发的坚挺持久起来。: u3 H, X  [8 m+ O6 y. s  
白冰做着深呼吸，尽量放松着下体，倒并不显得特别疼痛，既然被强奸已是事实，没必要让自己那么痛苦，而自己的痛苦也只是增加眼前这家伙的快感不是？只是这也绝不是享受，因为巨大的屈辱感已深深浸满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我是一个男人啊，如今却像一个女人一样被对手强奸了，用自己的身体带给对手最大的满足，这是何等的屈辱啊。唐震左右瞅着白冰的双脚，纤纤玉足。纤细精致，粉嫩的犹如刚出生的小白鼠，在房间迷漓的灯光下，这双柔润白色的脚，穿着粉色的尖细高跟鞋，性感无比。 “这是一个男人的脚吗？却比女人还要白嫩，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长的，妈的，不当女人真是亏了……”唐震完全被眼前这个男人的美色迷住了，胯下的凶器仍不知疲倦的抽送着。白冰冷漠地看着趴在自己身上的男人，双腿长时间地被男人高举着，微微有些发酸，菊门却越发的润滑，仿佛已适应了阴茎的抽送，竟渐渐有了麻痒的感觉。一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唐震的身躯一震，阴茎突突地连抖几下，一股浓白的液体射入白冰直肠深处。- A% u  @3 T" P# m1 `  
唐震挺起身子，阴茎虽软了几分，却依然粗大。看着白冰的菊门缓缓流出的液体，没有什么血迹，看来肛门没有撕裂，“白队长，不是很痛吧，这应该是你的第一次，看来我们的尺寸很搭，配合的相当默契啊，哈哈!”，能够强暴一个男刑警队长，这让唐震得意非凡。白冰没有说活，瘫卧在床上，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了，一动不动，一行晶莹的泪水自眼角滑落。看着白冰娇艳的面容，不知为什么，唐震的心里尽然有着一丝愧疚，他慢慢穿上衣服，从口袋拿出一方洁白的手帕，为白冰细心擦拭着，并为他解开腕上的皮带，“白队长，我先走了，你休息一会再走吧，今天我很满意，作为回报，以后你如果犯在我手上，我会放你一马，如果我犯在你手上，你可打可杀，我绝无二话。还有，今天的事我绝不外传，那两个兄弟我会封住他们的嘴。再见。”唐震转身出门，轻轻带上房门。  
良久，白冰从床上下来，还有丝丝的白色液体从菊门流出，顺着大腿下滑，泛着淫靡的光泽，他走入浴室，任冷水喷洒而下，仿佛要把今天的屈辱冲刷干净，“唐震，不要让我抓住你，否则我让你死的很难看……”。正在这时，门铃声响起，白冰的娇躯一震，“难道那家伙又回来？敢回来我就一枪崩了你，咦，我的枪呢？不会被那家伙给带走了吧……”，正胡思乱想，门外传来服务员的声音，“白小姐，有位唐先生让我给你送衣服来，请开下门。”白冰这才围上一条宽大的浴巾，打开房门，那服务员是个20岁左右的小伙，看着眼前的“白小姐”，湿漉漉的长发披在肩上，白色的浴巾半裹胸前，露出一大截白腻的胸肌，素面不着粉黛，尤显眉目如画，清雅袭人，“真漂亮啊，那唐先生可真有艳福……”。从羡慕嫉妒恨的服务员手中接过衣服，无视他火辣的眼神，白冰锁上房门，看着床上、地下撕烂的吊带裙、文胸、丁字裤，不禁摇了摇头，“这个唐震，居然能想到送衣服来，粗中有细，真是个不能小看的对手呵。”  
打开手中的衣服，是一整套的女装，内衣外衣都有，现在也沒办法了，只能穿女装回去了。白冰提起文胸，这是一件深V无痕聚拢型黑白红三色胸罩，大小大概是B罩杯，正好和自己乳房大小相符，一定是那家伙刚才摸的时候就记住了尺寸！白冰羞愤的想着。将黑色肩带穿过双肩，从背后扣上搭扣，这款胸罩的聚拢效果立刻显现出来，乳房完美集中，轻松拥有乳沟，凸显幽谷，深不可测，黑白红三色的缎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文胸底部的红色蝴蝶结显出一丝俏皮。内裤是一款同色系的性感提臀蕾丝网纱三角内裤，穿上后臀部挺翘，雪白的肌肤与黑色的三角地带隐约可见，又带着朦胧神秘感。白冰看着镜中的自己，前突后翘，身材如此超辣，不禁有些失神，内裤中的小弟弟竟然有些不安分起来，“怎么搞得，这是自己啊，胡乱想些什么！”白冰拍拍自己的脑袋，连忙穿上那件浅绿色的冰丝雪纺连衣裙，这条裙子倒是比自己原来穿的吊带裙低调了许多，胸口处是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一条红色腰带凸显出纤细的腰肢，显得清纯无比。从裙子奏摺处飘落下一张字条，白冰捡起一看，“枪在你的包里，注意收好，丢了对你很麻烦的，唐震。”  
白冰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暖意，这个唐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凶恶无耻而又温柔细心，奸淫时的体贴，得体的衣裙，眼前的字条，一股被照顾的小女人心态油然而生，只是菊门处微微的胀痛感提醒他就是这个唐震带给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混杂在一块，胸口堵的难受，摆摆头，把纷乱的心思丢在一旁，“不管怎样，抓住他就让他死！”，白冰恶狠狠的想着。收拾下房间，套上高跟鞋，整理下长发，娉娉袅袅的走出房门，离开了这个让他终生难忘的地方。而远处一座大楼的顶层，一个男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他为他买的衣裙竟是如此合身，嘴角不禁泛起微笑，“白冰，你是我的，你跑不掉的！”他也恶狠狠地想着。1 o3 |1 F  d$ @+ |, s  
二、争斗7 W, [: G9 D. y3 O8 {  
时间在不经意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了。白兵又沉浸在工作当中，接警、出现场、分析案情、破案，忙得不亦乐乎。白兵依然是那个严峻冷静的刑警队长，工作按部就班、从容不迫，没有人看得出队长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是一个有心人仔细观察他，再同以前相比较，就会觉得队长似乎说活越来越少，默默沉思的时候越来越多，只不过会觉得队长就应该有队长的威严，而不在意罢了。白兵就是用这幅沉默的面纱，来掩盖住心中的郁闷。虽然身体的创伤早已恢复，但精神上的打击哪会这么快消失，是啊，有哪一个男人经历了那样的屈辱，而不放在心上呢？白兵的心中时时刻刻都在想怎样才能抓住唐震的把柄，一举将其拿获，洗刷自己的屈辱。但是繁忙的工作使其分身乏术，再加上唐震现在一心洗白，打打杀杀的事情不再参与，手下的公司从事房地产、物流运输、娱乐行业等正当营生，事业蒸蒸日上，赚着大把的金钱，几个赌场都主动关闭，也逐渐摆脱了毒品生意，俨然一副成功企业家的派头，甚至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会长，没有证据，警察对他也沒办法。白兵心中暗自着急，只盼着唐震再干几件十恶不赦的坏事，能够将其绳之以法。有时他对自己的想法也觉得荒唐，身为警察，本来应该盼着管辖之地平平安安，只有自己巴不得天下不乱，怎么办呢？咳，天下没有大乱，白队长的心思已先乱了。下班回家，妻子孙玉芝还是那样温柔体贴，虽说已有五个月身孕，但只要不太大动作，夫妻生活还可以过，只是在床上的时候，白兵总是感到心中有些别扭，阴茎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勃起，好不容易勃起，进入妻子体内做活塞运动时，总是不由自主想到不久前那个可恶的男人奸淫自己时，不是做着同样的活塞运动么？每每想到此处，白兵不是萎软下来，就是迅速射精结束战斗，让孙玉芝无法尽兴，但妻子总是以为是丈夫白天工作太忙，晚上精力不济，倒也不埋怨什么，反而好言抚慰。白兵更是懊恼不已，这是在自己心中留下心理阴影了啊，长此以往，是要阳痿的，“唐震，抓到你，非阉了你不可！”2 ^; i# X6 w2 V/ y: `. Q  
9 B8 q" ]3 Z5 n  
这一天上午，刑警队办公室的各位警员们正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地工作着。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想起，“什么，周六福金店发生持枪抢劫案？现在还有人质在劫匪手里，好，马上出警！”挂了电话，白兵队长迅速带着警员出发到现场。周六福金店，大批群众远远围观。店里，两名劫匪带着丝袜头套，一人左手拿着一把制式手枪，右手紧紧箍着一名女店员的脖子，枪口正对着她的头部，另一人手里拿着五连发猎枪，向着店外的警员嚣张地挥舞着，地面上还躺着两名男性店员，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原来，这两名劫匪选在今天上午顾客较少的时候抢劫金店，本来打算得手后迅速逃走的，没想到一名店员冒死按了报警装置，劫匪开枪打死了两名男店员，警局立刻通知了在附近执行任务的巡警，两个劫匪又劫持了女店员，与警方展开了对峙。”给你们5分钟，给辆加满油的警车，让我们走，不然马上打死她！“嚣张的劫匪提出了要求。显然，这两个劫匪是惯犯，又穷凶急恶，没有给警方布置狙击手、派谈判专家谈判的时间，而且，根据劫匪辣手开枪打死男店员的行径，他们也并不在乎再多打死一个人，甚至他们连自己的生死都不在乎。白兵同领导商议后，鉴于目前的紧急情况，同意劫匪的条件，让他们走，但必须释放人质。一辆丰田警车给了劫匪，劫匪在上车后放了人质，就在他们启动汽车的一瞬间，突然开枪将警方在现场的三辆警车轮胎全部打爆，随即疯狂驾车逃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白兵和同事们都楞了，shiit，如果让劫匪逃走，再想抓他们可就难了。正在这时，停在路边的一辆奔驰跑车的车窗摇下来，”白队长，坐我的车，去抓他们！“。白兵回头一望，竟然是一个熟人，一个熟的不能再熟的人，唐震！原来，唐震正好驾车经过这里，被围观人群堵住了去路，索性停下来看看热闹，没想到看到白兵也来到了现场，他饶有兴趣地看着白队长办案，短短几分钟，劫匪就驾车逃窜了，看到警察束手无策，不知为什么，唐震突然想帮警察一把，在以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白兵一楞，下意识地就想拒绝，可现场情况不容他多想，三步并作两步，上了唐震的车，“快，追上他们！”。“好嘞，你坐稳了，就瞧好吧。”唐震迅速开车猛追，可谁也没注意到，在离现场100米的地方，有一辆毫不起眼的桑塔纳轿车也悄悄地发动，尾随了上去。  
唐震的车技真不是盖的，迅速的紧紧咬住了劫匪的车辆。白兵用对讲机向同事随时报告着自己的行踪。一段静谧，只听到汽车发送机轰鸣的声音。“白队长，抓住了劫匪，你该怎么感谢我啊？”唐震还有余暇发问。白兵冷冰冰地回道，“帮助警察抓捕罪犯是每一个市民的责任，抓了劫匪，自然有政府和警局表彰你，跟我没关系。”“呵呵，真是好人没好报啊，我帮你抓劫匪，纯粹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怎么能说跟你没关系呢？如果你不领情，那我就停车了啊，法律上我可没义务帮你们抓凶神恶煞的持枪歹徒啊！”这话倒是说的在理，手无寸铁的市民确实没义务去抓捕持枪的杀人犯，白兵一时语塞，“那，那你想怎么样？”唐震嘿嘿一笑，“请我吃饭，这个要求不过分吧？”白兵本来极为讨厌跟这个曾经侮辱了自己的男人有私底下的来往，可是看着前方疾驰逃窜的警车，他还真怕这个唐震停车，虽说自己可以马上再拦一辆车，可是再快也要几十秒的时间，有这几十秒，歹徒早跑没影了。白兵暗暗思忖一下，“吃饭是吧，好，我答应你，但你若有别的要求，门儿都没有！”。“呵呵，哪能呢，那天我有兄弟帮我，才让我得了手，单打独斗，我还真不一定是你白大队长的对手，白队长不用担心，我以后再不对你用强了。”唐震认真的说道。受到这番恭维，白兵心中有丝丝的得意，似乎对那天发生的事有了一点释怀。可他没想到，唐震有句话在心中没说出来，“白兵，我是不打算再对你用强了，可我要你心甘情愿地投入到我的怀抱！”。  
劫匪车技虽好，但显然对本市的交通不太熟悉，很快就被逼到了一处死胡同。两个匪徒匆忙下车，白兵同唐震也下车紧紧跟上。匪徒利用一处废弃民房同白兵展开枪战，砰砰啪啪的一阵枪声后，劫匪根本没有多少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投降吧，你们是逃不掉的!”白兵大喊到。两个劫匪走了出来。“脱下头套，高举双手！”劫匪听话地脱下丝袜头套。“嗯，这个高个劫匪似乎有些面熟啊……”。唐震盯着其中一个高个匪徒，一时半会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白兵掏出手铐，上前准备铐住匪徒。唐震心中突然感到一阵危险的气息，这是多年在道上拼杀培养的警觉。“不对，这两个家伙丝毫没有害怕、垂头丧气的感觉，脸上反而隐隐有种得意的神色……”，唐震回头一望，但见胡同口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辆桑塔纳汽车，车窗已摇下，一只黑洞洞的枪口伸了出来，正对着白兵的背部。“白兵小心！”唐震离白兵有四、五米远，此时推开白兵已无可能，他下意识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白兵。“砰”，一声闷响，唐震的前胸冒起一抹血花，摇摇晃晃的倒了下去。“唐震！”白兵回头，看到远处的汽车和枪口，他顿时明白了，原来匪徒是有接应的。旁边“束手待毙”的两个歹徒本来等着这个警察被打中后，剩下一个手无寸铁的家伙那还不容易打发，没想到发生这样的变故，他们只有迅速向胡同口逃去，白兵此时哪还手下留情，对着两个歹徒连开几枪，他的枪法在警队里排第一的，枪枪命中，两个歹徒“噗通”倒地，眼见没得活了。远处响起警笛的刺耳尖叫，胡同口的汽车再也不顾同伙，一溜烟的跑了。白兵本想驾着唐震的奔驰跑车追上前去，可是看着倒在地上的唐震，胸口汩汩的流血，也不知是死是活，顾不上再追罪犯，他连忙蹲下，“唐震，唐震，你怎样了！”唐震一动不动，没有回答。白兵用手触摸他的颈动脉，还有搏动！警车瞬间即至，见到眼前情景，立即下来几名警员，帮白兵把唐震抬到车上，向着医院疾驰而去。警车里，白兵用手紧紧地按着唐震胸前的伤口，可是鲜血还是顺着他的指缝不停往外冒着。“唐震，你要挺住啊，马上就到医院了！”或许是汽车的颠簸，唐震缓缓的睁开了眼睛，看着白兵，他身穿警服，头戴警帽，面庞白嫩精致，细细的眉毛向两侧鬓角延伸，眼睛不大但狭长，冷峻的眼神，但又有一种忧郁和纯纯的感觉，此刻这张俏脸上满是的焦急关切之色，唐震心中一阵欣慰，能够博得白大队长的关心，呵呵，这一枪挨的值啊，只是胸前的剧痛和脑中时不时的眩晕感，让他想到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看着白兵。“白兵……”，唐震的嘴角一阵翕动，声音低沉无力，实在听不清楚他要说什么，白兵只有低下头，耳朵靠近唐震的嘴边。“白，白兵，我好想……好想，再，再看看你穿女装……穿女装的样子……”，要死了，这时候说这种话，白兵心中恼恨不已，暗自腹诽，“妈的，都快死了还改不掉流氓德性”。唐震见他不说活，眼睛瞪圆，知道他心中所想，“我，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穿女装的样子，好美，真想再看看啊，如果我，我死了，这就算，算是我的遗愿，你……你，你能答应吗？”白兵心乱如麻，本不想答应，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垂死”的人，他实在不忍心说出那个“不”字，偷眼看了下其他警员，并没人注意他俩，一阵羞恼过去，“好，我答应你，你不要再说话。”唐震嘴角浮现一丝微笑，随即又陷入昏迷当中。  
唐震运气好的不得了，那枚子弹堪堪避过心脏和胸部大血管，钻入肺中，经过一晚的急诊手术，他终于躲过死神的降临，再加上强健的体格，还有对白兵那个承诺的期许，唐震很快康复了。住院期间，白兵也来过几次，只不过每次都是和市府、警局的人一同前来对这位成功企业家、政协代表进行慰问，“见义勇为”、“舍命救人”的光环围绕着他，白兵还代表领导给他颁发了奖金和证书，唐震并没有机会单独跟白兵聊天。半个月后，唐震出院了。  
“金店劫案”的侦破工作还在进行中，虽说死了两个劫匪，但没有人认识他们，协查通告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居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反馈，还有一个显然是头目的持枪劫匪仍然在逃，随时可能再犯大案。这件案子影响太大，震动省厅和公安部，上头发下话来，必须在两个月内破案，否则，市局的领导一律降职，普通警员的待遇、评先、晋升等都会受到影响。刑警大队的压力非常之大，办公室常常笼罩着紧张、压抑的气氛。白兵作为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这些天更是忙得焦头乱额，是啊，眼看两个月的期限就快到了，可还没有一点线索，怎么办呢？% l5 A+ e" A% i! H$ g  
  
三、再见$ Z+ @! E3 ~+ ]% B; a  
这一天，白兵正在办公室中梳理着下面收集上来的信息，手机忽然响了，拿起一看，竟然是唐震的号码，“喂，白队长吗？有没有忘记你跟我的约定啊？”白兵心中一颤，是啊，自己曾经答应唐震穿女装给他看，事情一忙，几乎把这事给忘了。“唐震，我没有忘，答应你的我会做到。可是，我现在很忙，改天吧。”“忙金店劫案的事吧，我还正好有些事要告诉你，应该对你破案有帮助，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听到跟破案有关，白兵眼睛都发光了，“好，什么时候，在哪儿见面？”。“今天晚上7点，湖滨路19号，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不过，要穿女装哦”。这个时候，不论于情于理，白兵都没法拒绝。“好吧，但是，你要想再有非分之想，我非宰了你不可。”“呵呵，放心吧，白队长，我今晚就一个人见你，又是大伤初愈，要又打起来，我可干不过你哦。”唐震挂了电话，嘴角又浮现出一丝戏虐的微笑。2 i( f$ P7 O" R- w) l  
妻子孙玉芝下午去医院体检，应该还没回家。白兵没等下班时间到，就匆匆回到家中。唉，又要扮女人了，白兵的心中有着一些烦恼，又有一些期待。时间紧急，还是抓紧装扮吧。白兵脱下警服，冲了个澡。内衣就穿上次唐震送他的黑白红三色胸罩和内裤吧，不知为什么，白兵竟然没有扔掉唐震送他的衣裙，鬼使神差的就留到了现在，反正今晚唐震敢起邪念就阉了他，里面穿什么他绝不会知道，不过，那套雪纺绿色连衣裙是不能再穿了，要不让唐震看见，岂不又勾起他邪恶的回忆？白兵上身穿上一件韩版的白色淑女蕾丝镂空女士蝴蝶结衬衫，立领设计，包的挺严实，但胸前蕾丝微透肌肤，显得含蓄而又女人味十足 ，可爱的蝴蝶结让人看起来年轻甜美。下身是一条卡其色时尚低腰休闲长裤，完美的显出白兵修长纤细的长腿。腰间搭配浅褐色百搭细腰带，只显得细腰盈盈一握。脚上是一双卡其色坡跟鱼嘴凉鞋，露出晶莹如玉的脚趾，鞋跟并不高，也是方便打起来能踢能跑不是？白兵戴上披肩长发套，驾轻就熟地画了一个淡妆，拎着一个棕色坤包，步履轻盈地出了门。4 l2 f1 R7 b8 w4 x6 T  
夏天的傍晚是美丽的，阳光渐渐暗了下来，霞光布满大地，灿烂夺目。漫天里晚霞燃烧着，烧红了半边天，映红了一湾江水，染红了一片青山，尉为壮观。湖滨路19号，是一栋欧美风格的豪华别墅。此刻，二楼一间安保监控室在阳光余辉的掩映下变成嫣红色，带一点点暖意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正有一位身穿休闲西服的高大帅气青年静静看着监控屏幕。7点整，别墅大门的监控屏幕上出现了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郎，简洁的服装，姣好的面容，不正是再一次化身为白冰的刑警队长白兵？“呵呵，不愧是警察，还真准时啊。”青年微微一笑，按下开门按钮，对着对讲系统说道，“欢迎之至，请进，白冰队长。”白冰微微一愣，随即知道像这样的豪华别墅肯定有保安监控系统，看来唐震很期待这次见面呀。白冰迈着优雅的步伐进入别墅一楼大厅，大厅装修基调是宁静、自然、淡泊的美式田园风格，返璞归真的浅色原木系的自然手工工艺地板，木构拱形的房门和家具，客厅线条洗练，淡色系墙面、天花、沙发与深色系的茶几相得益彰，墙壁上的三副田园秋色图案精美的挂画，更加散发着浓浓的美式生活气息。整个装修风格统一，细节细致，搭配合理，使用方便，看得出唐震比较喜爱美式简洁的生活方式和家居感觉。“没想到唐震一个混黑道的，竟还有这样的品位！”白冰暗暗称奇，他却忘了唐震混黑道之前可是一个留美归来的医学博士，别墅的装修正是他本人一手经办的。正张望间，二楼楼梯上走下一个高大的身影，“白队长，还没吃饭吧，不如我们边吃边聊好吗？”，唐震盛情邀请，白冰无可不可，跟随他来到餐室。餐室里，一顿丰盛的西餐红酒早已备好，二人分坐两边。唐震看着一身office女郎打扮的白冰，眼光渐渐变得热切，今次的装束虽说不像上次那样妖艳火辣，但清雅秀丽的气质依然让人心动。白冰不卑不亢，态度清冷，显然不想给唐震以非分之想。“白队长，你上次给我的感觉是性感妖娆，这次却变成了清纯淡雅，但都是一样的美丽动人，这让我想起一句诗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唐震，我也送你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救了我的命，我很感激你，但你让我抓住犯罪的证据，我还是一样拘捕你。”。“白队长，上次你带给我的美好享受是我毕生难忘的回忆，也给了我改恶从善的勇气，你，相信我吗？”。“唐震，救命之恩和折辱之恨两相抵消，我不想再追究，你想从善，我更求之不得，一切要看你以后的行动。”两人边吃边聊，几杯红酒下肚，只见白冰脸泛红霞，炫瓷如玉的娇美面容仿佛要滴出水来，挺拔的酥胸微微起伏，几缕秀发拂过额头，白冰皓腕轻扬，将秀发轻轻拨于脑后，整个动作充满了女性的韵致，看着眼前的玉人，唐震不由得痴了。“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唐震不由得喃喃问道。白冰娇躯一震，这赤裸裸的表白来的如此突然，教人好不羞恼。他抬眼望去，只见唐震一脸的紧张与不安，像个小学生正在等着老师的判决，白冰明了唐震的真诚，一腔怒火竟然发作不起来，然而，这过分之极的要求他又如何能够答应呢？“不可能，唐震，我是一个男人，更不是同性恋，我们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有那么多优秀的女孩子，你又何必找我呢？” “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唐震好象没听到白冰的话，依然问道。“唐震，你再这样说，我马上就走。你不是有金店劫案的消息吗？告诉我。” “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唐震第三次问道，“陪我，我就告诉你。”原来唐震竟然把劫案的消息当作筹码来要挟自己，白冰一时之间又羞又气、心乱如麻。怎么办？劫案的消息非常重要，不仅关系着那屈死店员大仇能否得报、社会公义能否伸张、警察的威信能否树立，还关系着局里领导、同事的前程命运，如今竟全系自己一身，可是这样重要的消息却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来获得，值吗？白冰感觉到，自己一旦答应唐震的要求，很可能会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漩涡，唐震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聪明、强壮、无所畏惧，虽说自己也是一个男人，可却无法排斥并且隐隐感到唐震男性魅力对自己的吸引，书上曾说过，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男性雄伟和女性阴柔的一面，只是天生的性别和社会的角色决定了哪个方面占得比重更大而已，自己本是个绝对的男人，但两年的变装刑警生活调动了自己内心女性化的一面，本来就在刻意压制，而唐震就像一个勾引小红帽的狼外婆，要把自己内心的“她”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不，绝不能落入这个陷阱，自己是警察，是刑警队长，绝不能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唐震，你不告诉我就算了，休想用这个条件来逼我就范。”白冰一跺脚，扭头就向门外走去，他的行动显得那样决绝，可内心却波澜起伏，就这样走了吗？这个案子真的没希望了吗？店员死不瞑目的面容、同事期盼的眼神、唐震的温柔体贴和救自己命时的奋不顾身都浮现在眼前，好吧，死就死吧，自己已经被他侮辱过一次，一次和两次有很大的区别吗？白冰头脑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脚步已经走到门外，罢了，答应他吧，只有再牺牲自己一次了。白冰正要回头，却听到唐震落寞的声音，“白队长，你赢了，你不用留下来，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白冰的脚步顿住，心头一阵高兴，回头，看到唐震一脸的萧瑟，心里却又一阵失落，留下的理由，没有了吗？唐震，你为什么不坚持久一点？白冰极力掩饰住纷乱的心思，轻声说道：“谢谢你，唐震，死去的店员，我的同事都会感激你，也包括我自己。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原来，唐震刚入兄弟会时，有一次跟着会长洪蛟和几个弟兄出去谈毒品生意，对方之一就是那个瘦高个劫匪，名叫李红军，河南驻马店一个偏僻村庄里出来的，杀人、劫财、贩毒，无恶不作，却因心狠手辣不留后患、胆大心细而从未失手，没有留过案底，警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长相、来历。双方谈生意时，唐震因刚入道而坐的较远，李红军没有留意他，唐震却因为他麻杆似的身材和阴骘的眼神而留下些印象，那次生意没有谈成，双方也再没接触过。在上次白冰和他们短兵相接时，唐震就感觉到这人很面熟，但仅一面之缘，匆忙间想不起这人是谁。直到唐震伤愈出院，又问了参与那次谈生意的兄弟，才搞清楚瘦高劫匪的真实身份。从电视和报纸上知道劫案仍未告破，刑警队长白兵重担在身，唐震就想帮他一把。只是，白冰的女装扮相实在让他喜欢不已，又怕遭到拒绝，才临时想出这么一个条件来试探他。但白冰仍然坚持不肯就范，使得唐震又爱又恨，无计可施，只有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悉数告知白冰。/ Q; l2 {4 z1 D6 Q  
“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白队长，你走吧。”唐震说完，懒懒地靠在椅背上，伟岸的身躯仿佛佝偻了许多。白冰静静的望着这个男人，这个现在完全居于下风、再无秘密可言的男人，许久许久……白冰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放在耳边。“老婆，我今晚要出任务，就不回去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白冰同老婆孙玉芝交待完，放下电话，又望向唐震。唐震觉得很奇怪，“白队长，你晚上还有任务吗？是抓那个劫匪吗？那就快走啊。。。。。。”，话还没说完，白冰就打断了他，“傻瓜。。。。。。”，他的面色绯红，低下头去。唐震看着白冰突然变红的美艳面容，夹杂着气恼和娇羞，还有那一低头的风情，唐震霎那间明白了，狂喜的感觉像山洪爆发，瞬息淹没了全身，白冰，白冰，我的白冰，你答应留下啦？！！！  
二楼一间华美的卧室内，空调送着徐徐微风，温度凉爽宜人。2米8宽的大床上，白冰脱了鞋子，和衣侧躺在床上，身段“S”形曲线玲珑，他的脸对着墙壁，一双星眸紧闭，仿佛沉沉睡去，可是内心却是无法平静：我这样做对吗？唐震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和盘托出，自己却坚持留下来，真的要用身体来报答他吗？到底是为了报答，还是自己心里就想开始这段孽缘？我这是怎么啦？内心的“她”就这么强大吗？算了，事已至此，已经没办法走回头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内心不平静的还有唐震，他此时坐在床边，看着床上尤物一般的男子，到现在还不敢相信白冰真的答应留下了陪他，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同意留下来？是为了报答我，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唐震不敢奢望白冰会爱上他，这是一个性格多么坚毅的男人，又是刑警队长的身份，他和我会产生感情吗？算了，不多想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还是赶紧展开行动吧。唐震到底还是一个果决的男人，他立刻伸出手去，扶住白冰的肩膀。白冰娇躯一颤，上次虽和他发生关系，但毕竟是被迫的，可这次是自己主动留下，我该做怎样的反应？平常经常和妻子做爱，但自己担当的都是男性的角色，今次却要作为一个“女性”跟男人做爱，我该做什么？白冰手足无措，只能一动不动，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唐震的手缓缓的滑移着，沿着白冰身体的曲线，抚上他的腰肢，抚上他的翘臀，抚上他的酥胸。唐震俯下身去，大手自白冰的衬衣下摆伸入，覆盖上被丝缎文胸包裹的乳峰，过一会，他又把手抽出，开始慢慢的解开白冰衬衣的扣子和腰间的皮带，白冰轻扭身躯，任他褪下衣裤。哎，这不是上次我给他买的内衣吗？他居然还保留着，这是一种暗示吗？唐震心里一阵窃喜，将手从黑白红三色缎面文胸内侧伸进去，这一对乳峰并不算太大，可是坚挺俏拔，乳肤白腻幼滑，手感极佳，不禁大力揉捏起来。乳峰在文胸内不断变换着形状，酥麻的感觉从乳头向周围乃至全身扩散，白冰紧闭嘴唇，强忍着不发出声音，眼睛半翕半张，享受着又舒服又难受的感觉。唐震揉捏了一会，又把手伸向背后，解开文胸的搭扣，两只坚挺的乳房立刻像小白兔一样蹦了出来，唐震又移向白冰的蕾丝内裤，缓缓地褪了下来，摸上那挺翘的臀部，还轻轻的拍打一下，“啪”，白冰浑身一震，此刻他已被剥得干干净净，像一只小绵羊般温顺地侧躺在床上。唐震的两只大手抚过白冰的全身，动作缓慢轻柔，就像抚摸着一件稀世珍宝。唐震站起身来，开始脱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听着身后“悉悉索索”脱衣服的声音，白冰心里一阵紧张，平时是妻子孙玉芝躺在床上，自己站在床边脱衣服，准备享受老婆肉体带给自己的快乐，可现在却是自己赤裸的躺在床上，一个男人在床边脱衣服，准备享受自己的身体带给他的快乐，他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孙玉芝这时通常都会看着自己，调笑两句，两腿分开，等着小“白兵”的进入，可自己该怎么办，转身看着唐震吗？自己绝没有这个勇气，还是不动吧，对，就这样，以不变应万变。唐震脱光衣服，胯下的小弟弟已然暴涨，看着床上像一个新婚的小媳妇一般背对着自己蜷缩在床角的白冰，心里一阵好笑，这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刑警队长吗？他爬上床去，侧躺在白冰的身边，伸出双手把白冰紧紧的抱在怀里，温香软玉满怀，阴茎顶在白冰的光滑玉背上，轻轻地厮磨，鼻子凑近那洁白的玉颈，闻着佳人身上的体香，双手又开始不老实的在白冰的身上游走，渐渐的移向下身，忽然碰到一个热乎乎的硬物，尺寸虽然比自己小，可是也是坚硬挺拔，对啊，怀里的佳人和自己一样是个男人啊，差点忘了呵，别只顾自己快活，也该让他享受下。唐震连忙握住白冰的阴茎，开始上下搓弄着。白冰紧张极了，这段时间跟老婆做爱时，阴茎总是难以勃起，没想到现在倒是争气，硬的不像话，又被一只男人的大手紧紧握住，不停搓弄，久违的感觉再次体验，真是舒服无比，阴茎一跳一跳的，不行，不行，不能再揉了，再揉就要要射出来了，白冰正要阻止唐震揉搓自己的阴茎，忽然感到这只手又松开，开始摸着自己的臀部，还时不时的轻轻拍打，另一只手不停的在自己的乳房上画着圈，手指间夹着乳头，轻轻的用着力，脖颈间男人的粗重鼻息，濡湿的舌头不停舔弄自己耳垂嫩肉，呵，真舒服啊。白冰知道，这叫前戏，男人准备跟女人性交时，通过亲吻、搂抱、爱抚和按摩等爱抚性感地带的动作，来增强女人的兴奋程度，使阴道壁有足够的时间分泌润滑液，让阴茎容易进入,自己在跟孙玉芝做爱时，也常常用长时间的前戏来调动老婆的情绪，可今天这前戏竟做到了自己身上，而且确实使自己很舒服，直肠内也隐隐有种麻痒空虚的感觉，似乎有些液体分泌出来，难道自己的女性情结就真的这么严重吗？还是唐震这个性爱高手的能力太强大呢？不容白冰思考太多，唐震终于开始了正戏，他用手轻轻分开白冰的两片臀瓣，从后面将胯下粗大的阴茎缓缓插进菊门，没有使用润滑剂，阴茎依然插入的很顺畅，唐震无声的笑了，前戏没有白费功夫，白冰终于动情了！白冰感到那个器官正在他的体内不断深入，正在刺穿他的身体，深入的过程好象没有尽头，不断进入，将他完全填充起来，白冰的身体不自禁的颤动。阴茎完全没入了肠道，不见踪影，从外面只见两只乒乓球大小的睾丸悬垂，两人的性器紧密结合，再也无一丝缝隙。白冰全身肌肉紧绷着，双手紧紧抓着床单，他可以感受到肉棒已经深深的在他体内，充实着里面最敏感的地方，直肠内的空虚感消失了，但硬生生挤入一个男性阴茎的感觉太恐怖了，紧密严实，深入腔道，火热滚烫，身体仿佛要被它刺穿，白冰感到自己就像烤肉肠似的，被烧红的铁签贯穿，一动也不敢动。“深呼吸，放松，再深呼吸，忘了吗？我的白大队长？”唐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白冰轻哦一声，开始按照唐震的教导做着深呼吸。乖乖，还真听话啊，唐震等着白冰的放松，一边又将双手攀上了他胸前那对高耸玉立的柔软，轻轻抓揉之下，即刻体验到种种柔软滑腻的感觉来，就像是羊脂美玉般的光滑，毫无瑕疵。激情四荡，唐震开始抽动，开始还比较缓慢，但是速度越来越快，巨大的阴茎在白冰体内深情地脉动，在轻轻的搔弄，在粗暴的冲刺，白冰可以感到阴茎穿过菊门，在他体内狠狠插入，唐震的大手扶着他的屁股，引导他的动作，他想躲开，但却被牢牢抓住，他的身体已经被完完全全打开，这个男人是那么强壮而无法抗拒，他不得不接受这一切：他正在扮演一个女性的角色，正在被一个强壮的男人用力的干着！唐震仿佛一台打桩机，不知疲倦，持续而有力的抽送着，熟练地操作着白冰的身体，肉棒继续在白冰的体内冲刺，摩擦他最娇嫩的腔道，肆意的享用着他的身体。白冰绷紧身体，本不想发出声音，可是唐震的动作越来越大，只感到直肠内热乎乎的，麻痒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嗯……”，终于忍不住发出喘息，他希望肉棒再快一些、再用力一些，好止住这麻痒难受的感觉。巨大的快感让白冰的身体不停蠕动扭曲，头脑里的一丝清明让他意识到必须阻止进一步的刺激，否则有可能永远迷失在里面，最终成为一个驯服的奴隶，热切地希望为他的男人带来享受。可是他无法撼动在他身后的男人，男人的一只手爱抚着白冰丰满的乳房，另一只手又开始揉搓着他的阴茎，嘴唇挑逗地吻着他修长的脖颈，轻轻咬着他的耳垂，他完全的控制着白冰，享受着完全占有他的快乐，怀中妙人儿的反抗和扭动大大加强了这种强权的乐趣。唐震放开抓住乳房的手，要把白冰的脸扭向自己，白冰硬着脖颈，不想面对唐震，可他又怎敌得过唐震的力气。终于他的脸被扳过来，唐震看着他，白冰轻垂臻首，眼眸半睁半闭，带着几分迷离与羞恼，微微抿着的润红樱唇宛如花瓣，更是显得娇艳动人，让人心动。唐震伸手轻抚着白冰吹弹得破的玉脸，情不自禁的吻向他的红唇，白冰脸色羞红，别过头去，唐震却不依 ，一张口便轻轻咬住了白冰那看似都要滴出水来的娇艳红唇，“嘤咛――”，白冰口中禁不住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旖旎喘息声，眼眸紧闭，长长的睫毛在急促的呼吸之下微微颤抖，更是显得楚楚动人。唐震轻吻着白冰娇柔如花瓣般的樱唇，尝到的是一种甘之如饴般的芬芳香甜，那滋味就像是张开嘴轻轻咬住了一个成熟欲滴的水蜜桃。白冰美眸微闭，口中娇喘吁吁，吹气如兰，更是增添了几分妩媚撩人的风情，急促呼吸之下，那高耸浑圆的雪峰更是起伏轻颤不已，晃动而出的优美曲线更是撩人心弦。唐震捕捉到白冰那柔软滑腻的香舌，辗转相吻间，香津暗度，已是如痴如醉的纠缠在一起，如胶如漆，不分彼此。白冰的嘴巴被人堵住，胸乳和阴茎被揉捏着，下身塞着一根男人的粗大凶器不停地插进抽出，在唐震经验丰富的撩拨之下，已是处在一个亢奋无比的巅峰之上，一阵阵销魂蚀骨的感觉像席卷而来的波浪将他卷到了最高峰的美妙之境。房间内，绽放着浓浓的春情风光，旖旎暧昧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良久，唐震终于在白冰体内达到了高潮，他可以感觉到男人的阴茎猛地暴涨几分，急促抖动着，将种子喷射到他肥沃的土地上，与此同时，白冰感到唐震的大手在他的阴茎上紧捋几下，再也忍不住喷射的感觉，两人同时达到了高潮。  A\* E7 U. n- O1 Q3 B  
  
     好一会，他们躺在一起喘息着，唐震仍然紧抱着白冰，他那保持硬挺的阴茎仍然留在白冰体内，享受着高潮过后紧裹的快乐。白冰的头枕在唐震满是胸毛的身上，闭着眼睛。唐震的大手抓着他的乳房，轻轻玩弄着，并且用一个手指逗弄着乳头。白冰的神智从无比的女性的欢愉中逐渐清醒，他想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好象他一点也不喜欢刚才的事情，可是性感高峰的余韵，以及体内那男人阴茎带来的充实感，让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唐震彻底征服了，他现在不再是个纯粹的男人，不再是威武的刑警队长，`他现在除了是唐震的“女人”之外什么也不是，他的身体是属于唐震的，任何时候只要想要，这个男人就可以随便占有他。经过这一切，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反抗，他已经完全向这种最终的愉悦妥协了。  
6 ?  l! j! s5 n! Z' k  
慢慢的男人将阴茎抽了出来，精液缓缓地从菊门流出，白冰体会到一种满足后的空虚感。高潮后的慵懒让他无力的躺在床上，接受着身后男人的爱抚，那张精致美丽的脸上依旧残留着点点醉人的潮红之态，眼角眉梢间尽是一片满足之色。唐震看着眼前人儿的光滑玉背，一双大手反复摩挲，予取予求，没有丝毫的抵触。唐震心里充满了征服的自豪感，哈哈，这可是我市的刑警队长哦，刚才还不是在我的胯下婉转承欢？“就这样把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把你征服……”唐震高兴地高歌一曲，听着这改编后的“征服”，白冰又好气又好笑，“不准唱！”。“好，好，好，不唱就不唱，但事实是这样啊。”白冰猛一转身，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唐震，“你以为你把我征服了？笑话，我是为了报你的救命之恩和感谢你对破案做出的贡献，才满足了你低级庸俗的恶趣味，你占据了我的身体，但却占据不了我的心！”唐震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脑袋，另一只手去抚摸白冰的娇艳红唇，听着这张红唇吐出的生硬话语，却仿佛听出了一丝丝的色厉内荏，“呵呵，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恶趣味玷污了我们白大队长的纯洁灵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十恶不赦、我罪该万死！”唐震作势打自己的脸，却怎么看都好象有种对自己小女友撒娇的宽容和讨好，房间里充满了情侣间打情骂俏的暧昧气氛。  
  
两个人歇息了好一会，唐震跳下床去，去浴室把浴缸放满水，又回到床边，一弯腰就把白冰的娇躯抱了起来。“干嘛干嘛？”“不干嘛，带你去洗澡，怎么，看你身上，尽是我的精液，还不想洗洗呀？”“放下我，我自己去！”白冰拿手猛捶唐震的胸口，别看他的手洁白柔软、修长纤细，像极了女人的“柔荑”，可毕竟是经过多年搏击训练的，这一用起力来，力道还真不小，“哎呀，痛死了，你打到我的伤口了，再打就要爆啦！”，白冰一看，还真是，唐震的胸前一道长长的狰狞伤口，正是手术留下的刀口，白冰也不敢再打了，只是嘴里还不服软，“现在知道痛了？刚才也不见你喊痛！”“咳，刚才不是只顾舒服了吗，哪里还知道痛！”唐震一边说，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往浴室走。白冰眼见没办法、也没时间再挣开了，只好由他抱着自己，可是既然不能打他，这双手还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唐震身高一米九二，白冰身高一米七四，唐震抱着他的腿弯部分托着臀部，如果直挺着身子，头部就撞到天花板了，而且很像是大人抱着小孩子似的，白冰只好俯下身子，两只玉臂勾住唐震的脖子，脑袋搁在他的肩膀上，一头秀发垂荡在唐震的背上轻拂着，胸前柔软的玉兔顶在他的厚实胸膛上。唐震心里这个美啊，走进浴室，把怀里的美人缓缓放进浴缸，自己也抬脚要进去。白冰拿水撩他，“你干嘛，不准进来！”。“哎呀，你没看到这是个双人浴缸吗？没洗过鸳鸯浴啊？”“谁要跟你洗鸳鸯浴？快出去！”唐震哪里还听他的，迅速跳进宽大的浴缸，在白冰身旁四仰八叉地躺下，“有本事你把我扔出去！”唐震这时哪里还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活脱脱一个无赖模样。白冰没办法，也只好由他。温润的水浸泡全身，弥漫着一股沐浴液的玫瑰花香，唐震伸出一只手臂紧紧搂住身边的美人，白冰象征性地挣扎一下，就趴在男人身上一动不动。两人静静地躺在水中，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光。  
  
四、畅谈  
“唐震，你好好的一个留美博士、外科医生，为什么会走上黑社会这条路？”白冰仰起头，一双媚眸看着唐震的脸，长长的睫毛眨呀眨的，疑惑地问道。唐震的脸上闪过一丝黯然，“我也不想当黑社会，可是这个丑陋的社会逼得我不得不当。”唐震看着怀中玉人的关切眼神，一股想吐露心声的冲动油然而生。原来，唐震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境贫寒，他跟自己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姐姐是一家小公司的文员，收入微薄，可仍然省吃俭用，拼尽全力把他供养上了大学，姐姐虽然长的清秀美丽，却一直因此没有谈婚论嫁。唐震非常争气，一直念到硕士，又考取了公费的留美博士，学成归来，做了医生，收入不菲，他把挣的钱绝大部分寄给姐姐，姐姐还谈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县财政局公务员做男朋友，眼看幸福的康庄大道就要向这对苦命的姐弟俩展开。谁知，姐姐的美色却被她男朋友的顶头上司看中，这人虽只是县财政局的一个科长，可老爹是县委副书记，家里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一大堆，不是公检法系统，就是做生意、混黑道的，在当地混得是风生水起、权势熏天。这人垂涎于姐姐的美色，竟然威逼姐姐的男朋友与她分手，还在一次酒宴中将她灌醉迷奸，姐姐醒后一时悲愤难平，竟然跳河自尽。唐震悲痛万分，回到老家想走法律途径为姐姐讨回公道，谁知这人背景深厚，倒打一耙，说他姐姐贪心他的钱财，想跟他结婚，没能得逞后一时想不开自杀，跟他毫无关系。唐震在当地孤苦无依，哪里斗得过这帮地头蛇，这流氓得以逍遥法外。唐震在大学就参加了校散打队，一直勤练不辍，一身的武艺却无施展之地，他回到A市，想方设法要为姐姐报仇，这期间正好救了“兄弟会”老大洪蛟的命，洪蛟为报救命之恩，得知唐震的冤屈后，派出杀手前往唐震的老家将那流氓杀死，因事情做得巧妙，伪装成偶然的酒吧殴斗、激情杀人，凶手跑路，至今尚未破案。唐震大仇得报，只觉得自己做医生总是为别人救死扶伤，如今却连自己的姐姐都救不了，还不如黑社会快意恩仇，遂在洪蛟的屡次劝说下，加入兄弟会。说道这里，唐震的一双虎目不禁满含眼泪。了解了唐震的故事原来如此曲折，一个好人、社会精英，有着大好的前途，却硬是被逼入黑社会，他的心里该有多少的委屈和难受！白冰心里也是堵的难受不已，他伸出纤手，轻轻为唐震擦去眼泪，“唐震，你不是一个坏人，可总是混黑社会也不是个办法呀，你可以走回头路的。”唐震握住白冰的玉手，“白冰，你不懂的，人生就像一个十字路口，你走了左边，永远不知道右边是什么样的风景。”白冰任他握住自己的手，仍然劝说着，“唐震，现在没人逼你了，你想走回正道绝对可以，我也可以支持你呀。”唐震笑了，“呵呵，谢谢你的信任，医生我是不想再当了，做黑社会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在现在这个社会，地下秩序依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存在就是合理，政府打击了这么多年，黑社会不是还存在着吗？既然它消灭不了，我来当这个带头大哥，相信比别人当要好的多，我打倒的其他帮派团伙个个都是坏事做尽、罪有因得，我不贩毒，不杀人，不祸害老百姓，不搞豆腐渣工程，名下的产业逐步走上正轨，政府的税收增加了，也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我和那些所谓的正规企业唯一不同的是我会用暴力等一些非正当手段来维护我的利益，可是这比那些官商勾结、大赚黑心钱的家伙要好很多，你说是吗？”听着唐震的这一番正义凛然的自我辩护，白冰也觉得他挺有道理的，是啊，这个社会的黑暗面太多，黑社会既然消灭不了，由唐震来当老大确实比别人当要好。“那好吧，唐震，我会记住你说的这些话的，如果你撒谎，祸害无辜，我会亲手抓你的。”“行，没问题，如果真有那一天，我绝不会反抗。不过……”，“不过什么？”白冰看着唐震脸上浮现的坏笑，感觉他挖了个坑在等自己。“不过，有罚必有赏，我要是祸害无辜，你会抓我，可我要是走上正道，你该赏我什么呀？”“你走正道是应该的，没有赏。”白冰佯怒道。“那不行，我会没有动力的，说不定就走上了歪道”。“那你要什么奖赏？”唐震狡猾地一笑，“你先答应我我才说。”白冰心想，唐震多半还是想得到自己的身体作为奖赏，自己已经被他干了两次了，再多几次又有什么所谓呢？再说，自己不也挺享受这种关系吗？“好吧，我答应你，你说吧。”“可不许反悔哦。”“不反悔，快说，罗哩罗嗦的，还是不是个男人。”“好，我要你当我老婆。”“你……”，白冰一时气结，原来唐震不仅想得到他的身体，还想从名份上要求得到他的承认，“拜托，我可是个男人啊，我自己都还有老婆，怎么能做你的老婆？”唐震轻佻的用两只手指挑起白冰的下巴，另一只手揉搓着白冰胸前的玉兔，“呵呵，你看你现在，哪里还像一个男人，男人有这样一头长发吗？男人有这样美丽的脸吗？男人有这样高挺的乳房吗？”“我……那也不是我的错呀，头发是假的，脸是天生长成这样的，乳房是当时为了当变装刑警留下的后遗症，可我的下面都还是实打实的男人呀？”白冰无奈的辩解道。“下面？刚才你的下面可是塞着我的小弟弟呀，你带给我的都是一个女人才能带给我的享受，还敢说你的下面是实打实的男人？”“那我是为了报恩，才答应你做那事儿的，可这并不能说明我就不是一个男人！”“好吧，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同性恋？”“不是！”白冰斩钉截铁地答道。“对呀，你不是同性恋，我也不是同性恋，可我们两个男人怎么会搅到一块去的？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我是把你当女人看的，而你，也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才跟我做爱的，既然你是个女人，又跟我上床了，怎么还不能做我老婆？”听着唐震的雄辩，白冰语塞，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唐震得寸进尺，“看，你不说话，就是同意我的观点喽，老婆，亲亲老婆，乖，喊声老公听听？”白冰张张嘴，唐震充满希望地看着，“老……老……”，白冰红润的嘴唇轻启，犹豫不决，唐震鼓励道“喊呀。”“老。。。。老实说，我喊不出来。”唐震一下子泄了气，随即他又挺起身子，两只手大力地揉搓着白冰胸前高耸的乳房，下身不知什么时候又抬起头的阴茎胡乱地顶着白冰的下体，“你喊不喊？喊不喊？”白冰用力地把唐震往外推，拿手把水胡乱地向唐震浇去，“就不喊，就不喊。。。。。”，两人闹成一团，浴缸里的水哗哗地响着，像是鸣奏着一曲欢快的歌曲。。。。。。。  
天亮了。当第一缕晨光射穿薄雾，A市便迎来了一个温馨的早晨，此时，湖滨路19号别墅笼罩在柔和的晨光中，柔顺的接受着晨光地淋浴。二楼的一间卧室，大床上蓝色的毛毯下，浮现出两个人的轮廓，一个身形魁梧，一个曲线玲珑，魁梧的身形正紧紧包裹着玲珑的曲线，毛毯上方露出两个脑袋，一个剑眉朗目，正是唐震，另一个眉目如画，自然就是白兵，两个人头发都短短的，一个假发套遗落在床下。两个人昨天在浴缸嬉戏了好一阵子，白兵始终没有喊出“老公”两个字，尽管他的心里已经喊了几百遍，可是无论如何也喊不出声来，是啊，自己是刑警队长，是一个男人，更是一个有老婆的男人，却要亲口喊另一个男人做老公，这叫白兵情何以堪。唐震没有得逞，倒也没有步步紧逼，他知道，两人已有肌肤之亲，只要保持这种关系，白兵终究会就范的，又何必急在一时呢？两人闹了一阵，洗完澡，白兵说明天还要上班，就上床睡觉了。唐震尽管还想再来一次，又想想白兵算是“新妇”，刚经人事，不能征伐的太厉害，也就没再索求。两人在甜蜜的气氛中相拥而睡。3 L1 N) Y\* g9 t0 F9 c0 M# \9 \9 ^- r  
“嘀嘀嘀嘀嘀嘀……”，一阵急促的闹铃声响起，二人从睡梦中惊醒，相视一笑，白兵想起昨晚的情事，现在自己仍赤裸裸地被唐震搂在怀里，不禁羞涩地低下头去。唐震倒是一愣，指着白兵的脑袋，“你的头发……”，白兵伸手一摸，硬茬茬的一头短发，向床下一看，原来是假发套不知什么时候跌落了，“惊讶什么，不告诉你了是假发么？”，“嘿嘿，我知道，可猛地看到，还是感觉怪怪的，像个假小子。”两人坐起，半躺在床上，唐震一只手臂紧紧搂住白兵细细的腰肢，另一只手又抚上了白兵的乳房，“唉，冰，你的头发如果留长、胸部如果再大一些就完美了。”白兵打落唐震的咸湿手，“拜托，我是个男人冽，天天还要上班的，头发留长、胸部再大，你还让我见人不？”唐震尴尬的一笑，“这倒也是，要不，咱不上班了行不？我养你，你就专心当我老婆吧。”“去你的，说什么胡话!”白兵挣开唐震的手臂，身手矫健地翻身下床，一脸气鼓鼓的模样，但心里却痒痒的，唐震的话在他心里激起一阵涟漪，当唐震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子？一定很好玩吧。只是，会有这一天吗？不可能的啊。唐震虽然这样说，可他也没奢望白兵会走这一步。可是，将来永远是个未知数，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若干年以后，当两个人终于结为夫妻，回想起当年的一语成機，不禁平生许多感概。; M& @8 \: Q7 X) k  
白兵进了浴室，迅速洗漱完毕，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警服穿戴起来，顿时，一个威风凛凛的刑警队长又出现在唐震眼前，唐震无法把眼前的这个男人与昨晚在他胯下婉转承欢的迷人女郎等同为一个人，但正是这种性别的错位、角色的转换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刺激万分，从而充满了对白兵的深深迷恋。白兵整顿完毕，转身对仍赖在床上的唐震说道“唐震，我走了，你记住你说过的话吧。”唐震从床上一跃而起，拉住白兵的手，他忘了自己还是赤身裸体的，虽说没在勃起状态，可那根阴茎仍显得硕大无比，他急切的问道，“白兵，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白兵快速将手从唐震手中抽出，反手从腰间拔出一把黑黝黝的手枪，抵住唐震的阴茎，“还想见面，我阉了你!”，说时迟，那时快，白兵真的开枪了，只听“啪”的一声响，唐震“哎呀”一声跌倒在床上，下意识地伸手一摸自己的阴茎，宝贝居然还在！“哈哈，没子弹的，瞧你吓得，哈哈哈……”，白兵恶作剧得逞，笑的花枝乱颤，“再见面，随缘吧，记住，你的那宝贝是我的，你要干坏事，我真的阉了你!”说完，转身出门，只留下一把银铃般的笑声。唐震躺在床上，犹自心悸不已，我的妈呀，白冰，不知道枪不能乱玩的吗？亏你还是警察呢，把老子吓阳痿了可怎么办呀？转念又想起白兵说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我的宝贝是他的？哎呀呀，这句话值得深思、值得玩味、值得高兴呀，唐震狂喜莫名，猛做了两百多个俯卧撑，才得以排解心中的冲动。  
五、思念  
新的一天开始了，白兵来到警局，心里轻松无比，不仅是案子有了线索，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唐震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同他化敌为友，而且是可以上床的朋友，想起昨夜的欢愉，心中更是隐隐有种对未来的期待。进了办公室，白兵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向上级汇报案情进展，吩咐下属追查金店劫匪李红军的线索。整个警局上下都调动起来，为了这件案子大家伙儿可是憋了太久了，如今有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似的拼起命来。警察们找到李红军的家乡，调查他的社会关系、为人处事，迅速锁定了一个重大嫌疑人，不到一周时间，就在河南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廉价旅馆里抓获此人。这人倒也光棍，可能也是知道这次在劫难逃了，审讯之下，竹筒倒豆子般承认了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果不其然，这人正是A市金店劫案的首犯。至此，在最后期限堪堪到来之前，A市金店劫案告破，A市警局受到通令嘉奖，参案人员人人立功，作为侦破小组组长，白兵立下大功，获得“破案能手”、“二级英模”称号，借着这股势头，又连续破了几桩大案，更是在一年后，一位警局副局长退休，顶替其位置，荣升为主管刑侦、治安重要工作的副局长，成为A市最年轻的局级干部，年仅29岁，人人都看好这颗最耀眼的警局明星，前途不可限量。各种荣耀的光环罩在头上，只有白兵知道，这荣耀是唐震给予他的，如果不是他提供的线索，现在自己还不知道经历怎样的惨淡人生呢。然而，俗话说的好，职场得意，情场失意，工作的繁忙使他冷落了妻子孙玉芝，还在怀孕后期就因为白兵无暇照顾搬回了娘家去住，生下女儿白心怡后也一直没搬回去。白兵开始还常去看她和女儿，可是性生活上始终没办法满足妻子，似乎真的患上了“阳痿”，白兵知道自己并不是阳痿，而是性取向上出了问题，自己现在喜欢跟男人做爱，而不是女人！但是根本没办法同妻子解释，一来二去，两人的感情就起了裂隙，陷入冷战状态，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唯一的联系纽带就是女儿心怡，仅此而已。  
  
这一年间，唐震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他本来就是个高智商的人物，如今把智慧用到正道上，名下的财产呈几何倍数增长，隐隐有A市首富的迹象，再加上他乐善好施，一连兴建了好几家希望小学、养老院之类的，还支助了20多名贫困大学生，一时间，声望愈隆，在朝在野的各色人等，一提起他无不竖大拇指的。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忙于各自的事业，这一年居然没见过一次面，只是电话堡每天都炖，MSN每天都连线，而且时间越来越长，两人聊着各自的发展，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不能对别人说的秘密，更多的是互相诉说着对对方的思念，诸如“吻你”、“想你”、“爱你”的字眼越来越多，宛如陷入热恋的情人，又像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唐震总是“老婆、老婆”的乱叫，白兵倒从不叫他老公，因为他说他要给唐震更大的惊喜，唐震追问是什么惊喜，白兵却又笑而不答。有时白兵想想两人的关系从冤家对头演变成现在的亲密爱人，真是匪夷所思。只不过。两人都并不急于见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一年是感情的发酵期，时间越长，这感情就发酵的越饱满，一旦见面，不亚于彗星撞地球，所以，他们都享受着这一段时光，都期待着见面这一天、而又不刻意寻求这一天的到来，该来的总会来不是？  
! b  Z- d  N0 {1 ~, k% `: ]  
闷热夏季的一天傍晚，天空挂着迷人的色彩，有点深沉却带着浪漫。云朵在晚霞的映射下，五彩缤纷，幽悠的明艳着自己的美丽。偶尔吹过的习习凉风把昼日里的烦与忧轻轻的弥散开来。人们终于可以脱下包裹在身上的杂七杂八的衣服，女人穿起飘逸的衣裙，露出雪白的肌肤，苗条的身材；男人西裤T恤，一身轻松。 A市华夏大酒店顶楼一间豪华包厢内，超大的圆形桃木餐桌旁坐着三男一女，其中一名明显是为首者的年轻男人，身材高大，棱角分明的脸部线条，目光深邃，衬衣是ARMANI世界知名品牌，领带是法国品牌梦特娇，气宇轩昂，天生就有一种王者君临天下的恢弘之势，正是市工商联副会长、震宇有限实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唐震，另外两男一女是他的下属。对面空着几个座位，虚位以待。这是唐震的公司和另外一家中恒公司合作了一项相当大的房地产项目，成功上马后，两家公司的头面人物相约在此聚会庆祝。几个人谈笑风生，等着其他客人的到来。7点半左右，包间大门打开，美丽的迎宾小姐引领入几个客人，为首的中年男人正是中恒公司的老板王翔，他呵呵一笑，“唐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唐震风度极好，伸手同王翔一握，“不妨事，王总事务繁忙，等等是应该的，请坐。”王翔侧身一让，后面的人走出来，除了两个是王翔的副手之外，还有两位穿着警服的人。一位50多岁，两鬓微白，微胖的身材，慈眉善目的样子；另一位看起来20多岁，一米七五左右，一身得体警服仍掩饰不住那纤细的身材，一头短发显得干练利索，面白无须，炫瓷般隽秀脸庞，一双细长眼睛灵动清澈，可不正是白兵！唐震乍一看到白兵，顿时像一尊木偶般愣住了，脑袋“轰“的一声，一片空白，白兵，白冰，我最亲爱的人，我终于又见到你啦！白兵心内亦是一阵暗潮汹涌，这一年发生了多少事，终于又见到了这个日思夜想的男人！可是白兵不像唐震那样性格外露，他含蓄内敛，内心狂飙暗涌，面容却是沉静如水。王翔并没发现唐震的异状，只是恭敬的弯腰介绍，“这两位可是贵客，唐总，我来向你介绍介绍，市局的丁局、白局。”唐震这才回过神来，“呵呵，这两位倒不需要王总介绍，我们是老熟人了。”丁局长亦是呵呵一笑，“唐震，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王总，他可是我们白局的大恩人呀，他那个“见义勇为”的牌匾还是我亲手颁给他的呢。”众人落座，丁局长向王翔说了一年多前金店劫案的事儿，王翔唏嘘不已，“原来是这样，看来，我今日把两位请来，还真是请对了。”原来，王翔是外省人，是丁局长的远房表弟，他看中A市的发展前景，8个月前来此投资兴办中恒公司，准备大展拳脚，却不料遭到本市的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公司的觊觎，天天惹事生非，中恒开展业务举步维艰。丁局长岂容表弟受辱，就委派分管治安事务的白兵副局长解决这件事。中恒是一家正规公司，一向循规蹈矩，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自是责无旁贷，又和丁局是这种关系，白兵当然尽心尽力，以狮搏兔，迅速找到那黑帮的犯罪证据，很快将其土崩瓦解，中恒的业务才得以顺利展开。今天，震环和中恒两家公司聚会庆祝，王翔自然就把这两位功臣请来，一方面致谢，另一方面也有意让震环也搭上市局这条线，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是？没想到人家唐震早已和两位贵客相识，还是白兵的救命恩人，众人自是其乐融融，落座寒暄后就推杯换盏起来。6 a. b( y( W5 V5 O6 \_) N  
  
酒过三巡，白兵的酒量不大，一张俏脸上已是布满红霞，他站起来，举起酒杯，遥遥对着唐震，“唐总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借花献佛，让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唐震也站起来，看着白兵，面前的人儿让他心动不已，却只能忍住激情，“白局，你早已谢过我了，我欠你的却很多，我们干了这杯吧。”两人相视一笑，一饮而尽。众人听着两人的对话，似乎有很多故事，只不过这两人都是A市的风云人物，一个是警界精英，一个是商业翘楚，英雄惜英雄，倒也正常。大家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两个人，早已是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了。又喝了一会儿，白兵说要去趟卫生间，唐震立刻站起，说陪白局一起去。两人一前一后，走到一处僻静处站住，白兵回身看着唐震，唐震四处张望一下，上前一把抱住白兵，两人紧紧相拥，激动的身体都颤抖着。唐震小声的说着，“老婆，亲亲的老婆，我想你都快想疯了……“。白兵脚尖轻踮，仰着脸，长长的睫毛闪动，灵动的美眸中涌起一阵雾水，泪水像决堤一般的流淌下来，充满诱惑力的红唇轻颤，”我也想你……“。唐震先是俯身轻吮着白兵的樱唇，随即霸道的将舌头伸进白兵嘴内，探索追捕着对方的香舌，两人拥吻在一起，舌头互相碰撞、纠缠，如胶如漆，互相贪婪的吮吸着彼此之间的爱意与长久的思念。两人的身影被投射在墙壁上，那可不正是一对陷入热恋的情人吗？只是如果有路人经过，看到这一幕，怕不要眼睛都惊得掉出来，这可是两个男人呀，其中一个还是警察，只怕这绯闻立时就要传遍大街小巷了。唐震的一双手逐渐开始不老实起来，自白兵的警服下伸进去，上下游走。白兵的呼吸变的急促，俏脸也越来越红，耳中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脑中残存的清明使他一把推开唐震，伸手擦掉珠泪，“别，有人来……今晚再……”，唐震依依不舍地松手，“好，今晚我们再叙……。”。情人间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两人心照不宣，又回到包厢。白兵显得特别高兴，跟大家频频干杯，丁局和唐震劝都劝不住，到酒宴结束，已是醉眼迷离，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唐震酒量极好，这点酒对他来说是小意思，众人之中就他最清醒，自然由他搀扶着白兵来到酒店门口，扶着白兵的细腰，唐震心痛不已，白冰呀，你干嘛喝这么多，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大家各自散去，丁局自然由表弟送回家，走时还叮咛唐震，一定要把白兵安全送回家，唐震自然满口答应。 + C9 c" R# m; @2 ~% Y  
  
六、和谐     
坐上大奔，唐震细心地帮白兵系好安全带，发动汽车，“冰，去哪里？”白兵迷迷糊糊道，“去，去我家。”“那嫂子呢？”“嫂子？哦，她不在家……”。“太好了，去老婆家喽。”唐震高兴的手舞足蹈，差点把车开到绿化带上。一路无语，唐震可不想这时出什么岔子，按着白兵指引的方向，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目的地－长亭路绿岛花园。停好车，唐震干脆背着白兵来到他所居住的2栋408房间。进入房间，打开灯，房内空无一人，唐震抬眼打量，这是一个三室两厅的户型，布置的简洁朴素，看来白兵虽已是警局高层，但仍保持着一个警察的低调作风。唐震轻轻的把白兵放在沙发上，又找到茶杯、茶叶，给他泡了一杯清香的绿茶，坐在旁边，就这样默默地看着白兵。白兵躺在沙发上休息了好一阵子，喝了几口清茶，这酒意来得快，去得也快，显然清醒了几分，摇晃着站起身子，“我去洗澡，你休息一会。”。唐震赶紧站起，扶着白兵的手臂，“我们一起洗吧。”。“不行。”唐震一怔，“为什么？”。“我家没有双人浴缸。”，唐震不禁失笑，“那有什么，我冲淋浴就成。”。“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不知为什么，白兵这次显然很坚决，就是不肯和唐震一起洗。唐震没办法，只好松开手，目送白兵进入浴室。听着浴室内哗哗的水声，唐震想起上次洗鸳鸯浴的浪漫情景，脑海里浮现着白兵的美丽裸体，嘴角浮起微笑。良久，浴室的水声停了，唐震扭头看去，只见白兵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浴袍，头上也包着一条毛巾，光着一双白嫩的脚丫，三步并作两步，迅速溜进卧室，还高喊一声“唐震，你也去洗吧，一身的酒气，臭死了。”唐震心里腹诽一句，“刚才你比我酒味大多了，现在还敢说我臭”， 摇摇头，也进了浴室洗澡。唐震洗澡的速度可比白兵快多了，不到一刻钟完事，他没衣服可换，只好内里真空，披着一件浴袍就出来，走到卧室门口一推门，门居然反锁着，“冰，开门呀，你在里面干什么呢？这就是对老公的态度吗？”只听白兵在里面说道，“我有点事，你去看会电视，我一会就出来。”“现在看什么电视呀，你不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吗？快开门！”“震，我们已经分开那么久，你等一会儿就不行吗？乖，有耐心点。”。唐震只好又回到客厅，闷闷地打开电视，心不在焉地看起来。又不知过了多久，唐震催了两次，白兵仍不肯开门，只好郁闷地坐在沙发上，点起一根烟抽起来。  
恍惚间，闻到一阵淡雅的香气，一只洁白纤长的玉手伸过来，手指如春葱般，每只指甲上还涂着淡粉的指甲油，这只漂亮的手一把夺过唐震手中的香烟，一个细细而又略显低沉的磁性声音响起，“抽什么烟呀？熏死人了。”唐震抬头，烟雾缭绕中，一个高挑的玉人站在眼前。只见这人，一头黑柔柔的秀发如倾泻的瀑布般披散在浑圆的肩头，瓜子样的小脸，额头光洁如玉，黛眉轻扫，有若远山，一双媚眸仿佛有淡淡的水雾弥漫，浓密卷长的睫毛上翘，淡紫色的眼影尤其衬的目光深邃，有如一汪深潭，把人带进不见底的温柔，琼鼻挺直，玲珑剔透。两片薄唇涂着闪亮的唇彩，丰润而娇嫩，饱满而诱惑，微张轻闭间，显露洁白整齐的一排细密玉齿，让人禁不住产生亲吻的欲望。瘦削的下颔使人忍不住就想用两个手指挑起，轻薄一番。经由这五官搭配，整张脸显得完美精致，清雅脱俗。这玉人穿着一件白色深V丝质长裙，雍容高贵，尽显凹凸有致的玲珑身段，秀香肩，露玉背，肌肤欺霜胜雪，娇艳柔媚。锁骨窝深浅适度，锁骨线条清晰、平直，颈间妩媚流转，春意忽生。白皙修长的脖颈上佩戴着一条铂金项链，水滴形的钻饰躺在幽深的乳沟中间，两侧酥胸半露，“波”涛汹涌，大片白腻的乳肤性感撩人，只让人神魂颠倒。长裙向下收敛，细腰盈盈一握，却无弱不禁风之嫌，纤细而健美，柔韧而火辣。细腰蜿蜒向下，却又浮起一个完美的圆润曲线，丰满而挺翘的臀部，线条一流。长裙至圆巧的光洁膝盖下，但怎么也掩饰不住超长美腿的匀称优雅， 裙边掩映着小腿的美好弧线，脚踝纤细，纤纤玉足，粉嫩柔润，脚上套着一双金色的细带高跟鞋，露出的脚趾涂着丹红豆蔻，细长的高跟尽显妖娆。眼前的玉人真正是魔鬼身材、天使面容，完美的比例实在令人惊艳，周身散发出女人特有的性感韵味……，唐震不禁看得呆了。  
“你，你是谁？”唐震喃喃的问道。玉人眉头轻蹙，纤手轻点唐震的额头，“你傻啦？我是白冰呀。”“你，你是白冰？”，唐震是真的傻了，他见识过白冰女装的漂亮，可他没见识过漂亮到如此程度的白冰，这简直是女人中的女人，美丽到了极致，性感女神？完美尤物？唐震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眼前这个男人，这还是个男人吗？这个世界真的有这样的极品男人吗？唐震彻底傻掉了。白冰轻轻将唐震推倒在沙发上，樱唇吻上他的嘴唇，一股甜香的气息直冲唐震的鼻腔，两人再次开始了法兰西式的湿吻，这一次没有任何的担心，湿吻足足持续了5分多钟，尽情的释放着彼此的思念。两人分开嘴唇，唐震盯着白冰白皙的俏脸，总也看不够，似乎深陷在白冰那对深邃的美眸中，“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白冰嫣然一笑，“走，去卧室……”，这句话对于唐震来说不啻于天降佳音，他霍然起身，一把抱起女神，就向卧室走去。白冰双手勾着唐震的脖子，巧笑嫣然，高挑的身材被伟岸的男人抱在怀中，显得那么娇小玲珑，一头秀发柔顺垂下，一飘一荡的，唐震的心也随着一飘一荡。  
走进卧室，将怀中的美人放在床上，唐震就要脱浴袍，白冰伸手阻止了他，“震，我来……”，白冰跪在床上，为唐震解开浴袍的系带，浴袍轻轻滑落，唐震不着片缕，健壮的身材显露无余，古铜色的皮肤油光泛亮，腹部六块腹肌凸显轮廓，胯下的阴茎早已粗涨硬挺，长度足有20公分，龟头挺起朝天，面目狰狞，微微跳动，活像一条紫红巨蟒。白冰小手抚上这条巨蟒，感受着它的滚烫，心中“砰砰”直跳，同是男人，为什么他的这么粗？这么粗的一条是怎么塞进我的那里呀，白冰惊惧不已，偷眼瞧着男人的脸，唐震正享受着白冰的抚摸，这还是白冰第一次摸他的阴茎呢，白冰的一双柔荑湿润微凉，抚摸上滚烫的阴茎，淡粉的指甲划过包皮，唐震就像是大夏天吃冰镇西瓜般舒爽，阴茎不禁又硬了几分。白冰忽然轻打巨蟒一下，“不摸了，它真不老实，讨厌!”,唐震一愣，随即明白白冰所想，“呵呵，冰，别害怕，我不是说过，我们的尺寸很搭嘛，就怕你一会还显我的不够粗，不够大呢？”说完，唐震逼近，伸手开始脱白冰的白色丝质深V长裙，裙子褪下，显露出白冰的曼妙身躯，他的胸部罩着一件粉红色的蕾丝无痕胸罩，两片小小的真丝布料根本没法包住高耸的乳房，酥胸若隐若现，展现无边春色；下身穿着一条粉红的蕾丝丁字裤，两片翘臀暴露在外，显得弹力十足。唐震解开丁字裤一侧的系带，将这就是由几条绳子组成的内裤放在一旁，白冰的阴茎顿时弹跳出来，嫩白的肤色透着粉红，尺寸比唐震要小一半，但也算得娇俏挺拔。唐震的手一会轻捋着阴茎，一会揉搓着下面囊袋里的两颗小球，好象在玩弄一个小玩具似的，自己的性器完全被一个男人的粗糙大手掌握、控制，直肠里麻痒无比，一股股湿滑的液体喷薄而出，白冰脸色羞红，觉得自己的性器不是自己的，而是眼前这个男人的，他想怎么亵玩就怎么亵玩，不禁从心底泛起一阵娇弱的无力感，但是他很享受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让他觉得自己非常需要这个男人的保护，此刻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保护别人的警局副局长，他只觉得自己就是个娇娇怯怯的小女人，看着这个男人英俊的面容、宽厚的肩膀、浓密的胸毛、粗壮的手臂，他觉得他性感极了，殷切地希望这个男人来占有他，占有他的身体、占有他的灵魂，而他，也愿意像一个女人一样去做男人所希望的一切事情，只为给他带来最舒服的享受！是的，我爱他，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此刻，白冰只是跟着直觉走，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女性情愫已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  
唐震看着白冰媚眸含水、鼻息粗重、玉面绯红，那红晕甚至延伸到脖颈和胸部，知道白冰已动情，遂不再迟疑，举起白冰双腿，就准备提枪上马。白冰却突然睁开眼睛，“震，让我到上面，今天，就让我来服侍你……”。唐震高兴坏了，仰身躺下，双臂环胸，玉柱朝天，静待白冰如何来服侍他。白冰翻身骑上唐震的身子，双膝着床，一只手扶着唐震的阴茎，另一只手掰开自己的臀瓣，对准位置，深呼一口气，沉身坐下，随着身体的重力下坠，唐震的阴茎长驱直入，瞬间就隐没在白冰的菊门之中！唐震舒畅的长出一口气，静静地享受着紧裹的快乐，白冰的菊门真不是盖的，不仅紧、窄，而且弹力惊人，阴茎进去之后与腔壁紧密贴合、严实无缝，仿佛是为唐震的阴茎度身定做，直肠内的皱襞重重叠叠的不知有多少道，好象无数的小手紧紧拉扯住阴茎，肠壁的肌肉收缩向内，要把阴茎使劲的向里拉，犹如一个好客的主人在拼命挽留客人一样。唐震舒服极了，他眯眼瞧向白冰，只见白冰头部高高仰起，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黑柔柔的秀发披散在肩后，美眸紧闭，胸前的伟大高耸挺拔，“波”涛汹涌，薄薄的粉红蕾丝文胸仿佛随时就要被崩开一般。唐震突然一怔，不对，看白冰的胸部不像是B罩杯呀，这样丰满应该有36了，难道做了隆胸手术？唐震好奇的伸手将白冰的文胸解开，一对颤巍巍的玉兔弹出来，乳房呈自然的水滴状，丰满挺翘，乳肤光滑细腻，肤色晶莹剔透，两粒如樱桃般的粉红乳头微微上翘，拿手一摸，没有摸到任何手术瘢痕，手感柔软，富有弹性，能够随着手的用力变换任意形状，显然是自然生长、而不是假体隆胸所致。唐震惊讶极了，“冰，你的胸部怎么这么大了？有36了吧，你是怎么弄的？”白冰睁开眼睛，见唐震紧盯自己的一双豪乳，得意地一笑，“36D,还喜欢吗？你再拉拉我的头发。”唐震伸手拉住白冰的长发，“怎么啦？”，“你用力拉呀。”唐震知道白冰原来是戴假发套的，所以没敢用力，听了白冰的话，遂用力一扯，白冰叫道，“好痛!”唐震这才知道，白冰的这一头秀发竟然也是真的！白冰娓娓道出原委，原来，当初与唐震洗鸳鸯浴时，唐震曾发牢骚说他的头发不够长、胸部不够大，像个假小子，白冰当时给予反驳，心中却耿耿于怀。这一年间，趁着老婆孙玉芝不在家，他断断续续的服用雌激素，使用丰乳霜外敷，丰胸器按摩乳房，勤做扩胸运动，每天一杯木瓜奶，白冰的乳腺本来就对雌激素敏感，再加上这些丰胸措施，乳房终于一大再大，达到36D的胸围；又不再剪短头发，勤于打理保养，最终长成了这一头黑亮柔长的秀发；另外，他还订购了不少时尚美容杂志，买来化妆品和时尚衣着首饰，闲暇时就学着打扮自己。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上班时白冰就用宽布条紧紧缠住胸部，把长发挽成发髻，用男士假发套遮掩，没有人看出异常，但白冰为此可遭了不少罪。每当闷热难受时，他就想唐震的话来激励自己，因为他想带给唐震百分百的女人感觉，而不是一个假小子！下班后，白冰在家中每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靓丽的美女，看着镜中的佳人，心中的自豪和快感油然而生，这也成为他坚持留发、丰胸的动力。听完白冰的诉说，唐震想到因为他的一句玩笑话，白冰就为他付出的艰辛，心中不禁感动万分，最难消受美人恩啊。他把白冰拉向怀中，紧紧地拥抱着，深情地吻着他，“冰，我爱你！”白冰回道，“震，我也爱你！这，就是我要给你的惊喜!”7 \_% d" c. I" d& g; s4 A  i  
两人郎情妾意，爱意融融。白冰的直肠内，唐震的巨大阴茎充塞着腔道，滚热火烫，灼烧着腔壁，白冰只觉得下面麻痒无比，不由自主的上下左右摆动身体，让阴茎在里面冲刺旋转，唐震扶着白冰的美臀，配合着他的动作。白冰的臀部摇曳生姿，36D的豪乳因失去胸罩的束缚，在胸前荡来荡去，划着白晃晃的弧线，真可谓是乳波臀浪！阴茎像一个威武的将军杀进杀出，一会全程没入菊门不见踪影，一会又退出菊门，只剩一个硕大的龟头坚守阵地，一会甚至连龟头都全部退出，带出一丝细长的粘液，随即又“卜”的一声再次冲进菊门，白冰摇晃着自己曲线毕露的美妙身材，一头黑亮的长发左右飘扬，非常卖力，是的，他想用自己的身体带给身下这个男人最舒服的享受。但是唐震身体强健、精力旺盛，又久经战阵，如此大开大合的战法，一会就弄得白冰下面湿滑无比，娇喘连连，细密汗珠也浮上绯红的面颊，浑身酥软，无力的瘫倒在唐震胸膛上。唐震善解人意，也停止了动作，闻着白冰秀发的香气，说着温柔的情话，等着白冰恢复精力，继续征战杀伐。“老婆，你还行吗？要不，咱们这次就算了？”，唐震体贴的问道，白冰的声音如蚊子般，“老公，不，我们休息一会，我还想要。”，唐震以为自己听错了，“老婆，你刚叫我什么？”，“老公……”，白冰的声音依然细不可闻，“老婆，你大声点，我还是听不见啊。”，“老公……”，这次白冰稍稍提高了声音，虽然声音依然很小，但足以让唐震听清了那两个字，唐震狂喜万分，胡乱亲着白冰清秀绝美的脸庞，“哈哈，哈哈，老婆，你终于叫我老公啦！这是你今天给我的最大惊喜，老婆万岁！”白冰娇羞无比，侧脸躲着唐震的亲吻，忽然看到床头柜的一角放着的相框，里面是自己和老婆孙玉芝的合影，当时的自己就是一个清秀的大男孩，虽然略显单薄，但身着警服，也不失英气逼人，孙玉芝小鸟依人般依偎在自己怀里，两人脸上都浮现着幸福的微笑。新婚燕尔，自己同老婆在这张床上无数次地做着夫妻间最爱做的事，鸾凤和鸣，老婆也曾温柔的叫着“老公”，以这种“观音坐莲”的体位为自己提供着美妙的性爱享受，种种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可如今孙玉芝已和自己形同路人，而自己，却就在这同一张床上，正以同样的“观音坐莲”的体位服侍着身下的男人，并且心甘情愿地叫着这个男人为“老公”！在性爱当中，从男性角色变成女性角色，男性体位变成女性体位，老公变成老婆，到底哪种体验才是更好的？身体的感官和心理的感受都让白冰觉得，好象后者更适合自己一些。白冰觉得这个世界混乱了，自己也迷失在这混乱之中，不想自拔……  
良久，唐震问道，“老婆，你休息好了吗？”白冰轻“嗯”一声，唐震高兴的说，“那我们再继续喽。”白冰不想再看到那张合影，羞红着脸低声道：“我们换个体位好吗？你从……”，能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到白冰的各种美态，唐震当然乐意。两人调整方向，白冰跪坐床上，面部向下，秀发披散，丰盈的臀部向上翘起，迎来了身后唐震胯下凶器的再一次的冲击。这一次是“老汉推车”，唐震的视觉效果更好，眼看着阴茎在白冰的菊门中进进出出，紫红的巨蟒在两片雪白臀瓣中间的桃源洞里纵横驰骋，巨蟒钻进，洞口被撑到最大，洞边的奏摺形成一个美丽的菊花形状，一丝粘滑的液体自洞边溢出；巨蟒退出，洞口微闭半张，粉嫩的肠道内壁清晰可见，肌肉缓缓收缩，一波一波向内蠕动，似乎在召唤巨蟒的再次进入，一旦巨蟒钻入，洞口立刻卡住阴茎的根部，温热的内壁就紧紧包裹着它，层叠的奏摺像小手一样使劲向内拉扯，唐震必须要费点力气才能再次将阴茎拔出，但就是这种略显费力的插入、拔出过程，让唐震真切地感到阴茎受到最紧密的包裹和最温柔的摩擦，干的是欢畅淋漓，“拳拳到肉”，舒爽无比，完全不像他以前干过的那些女人，阴道不夠紧窄，快感不强，其实，这些女人也不算太差，只是跟白冰一比，这些女人根本就不能叫做女人了。唐震“性”致勃发，阴茎更是坚硬持久起来。他还不时地拍着白冰弹性惊人的丰美臀部，发出“啪啪”的声音，激起一阵阵的涟漪。有时他又俯下身去，撩拨白冰垂荡胸前的36D豪乳，因为体位的关系，此时阴茎插的更深，弄得白冰又是一阵娇喘。此时的白冰，面部侧抵在床上，秀发胡乱的散在一旁，美臀高翘，双乳悬垂，活脱一副美女受虐图。他无法看到身后的男人，因此性器的感官变得越发敏锐。直肠内一会空虚无比，麻痒的难受，盼望着男人的阴茎赶快进入，一会充实填满，胀胀的难受，又盼望这阴茎赶快退出，内心的这种矛盾挣扎带来无上的享受。男人的大手紧紧抓住他的臀部，他无法控制身后男人的动作，只能一动不动的无奈接受，有心摆脱，但肠道内壁受到挤压摩擦，却不停的分泌爱液，润滑着阴茎，使它的抽插反而变得更加顺畅。男人有时拍打着他的臀部，发出令人羞耻的“啪啪”声，有时又撩拨着他的豪乳，乳房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轻轻被拉扯着，微微的疼痛更夹杂着酥麻的快感，男人的用力耸动使自己的身体也跟着一耸一耸，丝毫不能自主。受到这种种的强烈刺激，白冰快要崩溃了，这时，他忽然醒悟，这，就是女人的感受，女人在接受男人的性爱时，痛苦而甜蜜，她们被动的接受着男人给予她们的种种“羞辱”，显得委屈无奈，却因为这种种“羞辱”带来的甜美快感而激动，更因为这男人是因为自己才这样卖力“工作”而品尝到幸福！明白了这一点，白冰不禁泪流满面，刚才他愿意为这个男人付出他的一切是因为他是他的爱人，如今他终于心甘情愿地雌伏在身后男人的胯下，是因为他是他的女人！在今晚，白冰的心态连着跨过两个境界，从此以后，他尽管身体上还是一个男人，但他的心态已经是一个女人了，他再也没办法走回头路了！  
唐震强壮的身体素质在白冰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他用力冲刺着，前后耸动着，有时用双手轻轻抓着白冰的秀发，迫使他仰起的美丽的脸庞，好象在驾驭一匹性感的小母马；有时又抚摸、揉搓着白冰的阴茎和囊袋，给他带来一阵阵难以抑制的身体颤抖。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在唐震雄壮的嘶吼中，在白冰娇媚的呻吟中，两个人同时达到高潮，结束了这场无与伦比的美妙性爱。唐震紧紧搂抱着白冰，两人精疲力尽的躺在床上，享受着性爱后的余韵。“老公，你真是太厉害了，弄得我好舒服……”，白冰慵懒的躺在唐震怀里，娇笑着说道。“老婆，你也很厉害啊，没想到你这纤弱的身体，能经受住我这么长时间的冲刺……”，“老公，我可是警察啊，哪有你想得那么弱！”白冰不依的说道，“也是啊，警察的身体就是不一样，我以前干过的女人，哪个不是哭爹喊娘的……”，唐震不无得意，“啊，你这个流氓，说，你到底干过多少女人？”，“不多不多，也就一两个……”，白冰揪住他胸前繁茂的胸毛，“啊，五六个……”，白冰用力一扯，“说谎，老实交待，你到底干过多少女人？”，“唉吆，唉吆，你轻点，你是警察耶，不能刑讯逼供的，唉吆唉吆，轻点，你想谋杀亲夫啊……”，唐震吻住白冰的红唇，“老婆，不管以前我干过多少女人，你绝对是最后一个，满意了吗？”，白冰这才松手，温柔的回吻唐震，“这还差不多……”。其实，白冰身为男人，自然知道男人的甜言蜜语当不得真的，何况自己并不是真女人，更不是被人保养的“二奶”，又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事业，不用依附于男人，更何况像唐震这种魅力男人，并不是一两个女人能够栓得住的，所以白冰并不奢求自己是唐震的最后一个，但是，热恋中的情侣，性爱后的情侣，总是需要这样的甜言蜜语不是？这个时候，又何必管他是真是假呢？" t9 Z! L3 ?5 g) H. {  
两人休息了好久，又相拥着去浴室冲澡。温热的淋浴下，他们互相为对方冲洗、擦拭着身体，尤其是唐震，对白冰完全女性化的身材充满了兴趣，他仔细的清洗着白冰的双乳和下体，弄得白冰又是一阵娇喘，身体酥软的似乎要站不住，不行啊，自己的身体在改变外形的同时，好象感官也越来越敏感，被男人稍稍一抚弄，就春情泛滥的样子，这还是自己吗？不过，这可是在唐震面前，这个深爱的男人面前，自己表现的“风骚”一点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样一想，白冰又心安理得了。唐震自是不知道白冰心思转变，他觉得，自己的女人当然要在自己面前表现的热情似火，冷若冰霜，是给别的男人看的不是？尤其是白冰这样的“女人”，身为警局高层，在下属面前当然是官威森严、不假颜色，而在自己面前温柔似水，女人味十足，不仅是身体上的愉悦，更是精神上的享受不是？冲完澡，唐震抱起身体酥软似无的白冰回到卧室，看着怀中佳人的精致容颜，嗅着他玫瑰花般的发香，玩弄着他性感惹火的身材，唐震深深沉醉在美人的无限诱惑中……良久，唐震忽然不合时宜的想起一个问题，“老婆，问个不该问的问题哈……实在是忍不住哈，你可以不回答的……你老婆呢？”我晕，问老婆的老婆呢？这是个正常人问的问题吗？可这一句话显然问到了白冰的痛处，他黯然神伤，幽幽的答道，“她回娘家了。”“啊，为什么呢？”，白冰无语，怎么说呢？说自己阳痿，和老婆性生活不和谐？他白了唐震一眼，反问道，“你说为什么？”，“我不知道啊。”唐震睁着无辜的大眼睛说道。“感情破裂呗。”白冰轻描淡写的回答。“哦，那，那你们以后准备怎么办呢？”是啊，以后的路怎么走呢？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是不能连累孙玉芝啊。“还能怎么办呢？离婚，她应该得到属于她的幸福。”白冰要离婚！唐震心里一阵窃喜，嘿嘿，以后老婆就完全是自己的啦！可是看到白冰黯然的神色，唐震知道不能表现出自己的高兴情绪，他搂着美人的手臂紧了一紧，“老婆，别伤心，有我呢！你也应该得到属于你的幸福”。美人朝唐震怀里又偎了一偎，是啊，离婚，对于两个人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自己现在这幅样子，也只有从唐震那里获得幸福了，他仰起俏脸，媚眸里涌起一层雾水，“老公，我以后只有你了……”，唐震心里大痛，“老婆，别怕，万事有我，天塌下来有老公我顶着！”白冰还能说什么呢？他头埋在男人怀里，贝齿紧紧咬着男人坚实的胸膛，咬得很紧、很深，直到嘴里尝到一丝甜腥的味道……这一夜，两个人似乎有着说不完的绵绵情话，不知什么时候才沉沉的相拥睡去。平时，由于工作的高度紧张，白冰睡觉并不踏实，但此刻在唐震的怀里，他睡得很香很香。! X% u" c! k5 L! ^0 ?& W  
尽管他们都希望这一夜是无尽的长，但白天还是准时到来了。当蒙蒙的晨曦照亮了这间卧室的时候，可以清晰的看到两个人的神态。男人的大半个身子都裸露在被子外面，两条粗壮的手臂环绕着怀中人儿的脖颈，女人一头黑柔柔的秀发披散在枕边，精致的俏脸上浮现着心满意足的微笑，紧紧依偎在男人怀里，那遮不住的高耸酥胸却调皮的从男人手臂下跳出，大片的乳肤泛着柔和的象牙白，两条修长的纤纤玉腿却不雅的搭在男人的长毛粗腿上，对比鲜明刺眼。“嘀嘀嘀嘀嘀嘀……”，又是闹铃声惊扰了这满室的春色，平时素来准时起床的白冰此刻却赖在床上，懒得起身。是啊，身边的这个家伙也太能折腾了，昨晚的大战让自己攀上无与伦比的性爱高峰，却也疲乏不堪，浑身懒洋洋的不想动弹。唐震看着怀里娇慵无力的美人，自有一番慵懒的风情，心里一阵跃跃欲试。两人的赤裸身躯紧贴，白冰立刻感受到唐震胯下阴茎的变化，抬眼看到男人脸上淫邪的笑容，不禁吓得花容失色，挣扎着要起身，“老公，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我受不了……”，唐震却偏不让他起身，一只手臂紧搂着白冰纤细的腰肢，就像铁钳一般，“老婆，我这个样子可怎么起床啊，我羞于见人啊我，呜呜……”。唐震这个无赖样子着实让白冰啼笑皆非，我怎么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啊，可是又实在不能承受再一次的征伐，时间也不允许啊，还要上班呢，“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唐震眼睛一亮，有门儿！“老婆，想办法给我解决下嘛，啊？”白冰没法，想了想，只好用自己的小手握住那滚烫的火热，轻轻上下搓弄着。白冰没结婚前，也曾像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偶尔用自慰来解决萌发的性冲动，这时他也想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掉唐震。可是唐震岂是普通人能比？阴茎越发的狰狞，却始终不见高潮的来临。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再不结束上班就要迟到了，白冰看看唐震一副事不关己的可恶嘴脸，又看看他的下体，一狠心，轻轻俯下身子，鲜红的小嘴就噙住了男人的阴茎！白冰俯卧在唐震身上，将他的阴茎缓缓引入口中，用娇嫩的双唇紧紧绕住涨大的龟头和茎部，轻轻用舌尖挑动龟头尖端，嘴唇同时开始做上下摆动，不断吸吮，男人的阴茎是如此粗长，以至于已经深入到白冰嘴巴的最深处，仍有一大半露在外面，白冰细心的感受阴茎的膨胀和挑动，嘴唇紧裹阴茎，头部做着绕圈运动，使得阴茎在口腔里左右翻转，不时发出几声湿润的啧啧声。男人稍稍坐高，白冰换个体位，跪坐在男人的胯间，抬起硬棒，显露出蛋蛋，用舌头从蛋蛋底部径直向上舔直到龟头顶部。唐震笑道“棒棒糖好吃吗？”白冰羞恼的横他一眼，嘴巴却不停止动作，上下舔个不停，又用手上下搓动着阴茎。白冰身为男人，曾经也想让孙玉芝为自己“吹箫”，却总觉得那不是个正经女人能做得事，没好意思提出，没曾想现在自己居然在为另一个男人“吹箫”!自己没能享受的，却让眼前的男人享受个够！白冰心中感受到一种屈辱，只是在这屈辱中又有着一种甜美的快感！为心爱的男人带来享受不正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吗？白冰想到这里，心里不再有丝毫的抵触，身为男人，白冰自然知道怎样才能让男人得到最大的享受，他嘴巴含着男人的阴茎，上上下下做着活塞运动，又用舌头含着龟头部分，不断的舔吮，卖力的为他口交着。唐震享受着自己的生殖器官被白冰的殷红小嘴含着、吮吸着的美妙感觉，用手抱住美人的头部，上下的摇动着，看着自己的阴茎不断在那樱唇中进进出出，能够让一个警局副局长为自己吹箫，心里别提有多么的舒爽。感受到嘴中的巨物突突的抖动，白冰知道男人快到高潮了，嘴唇始终保持紧缩状态，舌尖轻舔着龟头的最外缘，更大程度刺激男人的快感。终于男人的能量集聚到最高，在白冰的嘴中达到高潮，阴茎抽搐着喷射出精液，丝丝粘稠的液体自白冰嘴角溢出，虽然大部分都被吐出，但仍有一小部分咽入胃中。唐震带点愧歉，又充满感激的说道，“老婆，谢谢你！”。第一次品尝男人精液，味道咸咸腥腥的，白冰却甘之如饴，是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心爱的男人得到满足，从而感激自己，这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啊！( t$ v) b8 y0 Y: s# U  
六、结局6 T) Z" z5 N5 ]4 J4 A: S  
半年过后，女儿白心怡过了哺乳期，白兵和孙玉芝办了离婚手续。白兵把长亭路绿岛花园的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了孙玉芝，因为他知道自己亏欠老婆太多。孙玉芝要去了女儿的抚养权，白兵没有异议，自己现在这幅状况确实没办法做个合格的父亲，只有以后在经济上多多补偿母女俩。白兵无家可归，收拾好衣物，搬进了唐震湖滨路的别墅。再一次走进湖滨路别墅，看到唐震在门口张开双臂迎接自己，白兵心里感慨万千，从金恒大酒店的被奸受辱，到在这栋别墅里的被动接受，再到绿岛花园家里的主动性爱，从第一次被迫走进这里，到现在搬进这里，从别人的老公变成别人的老婆，这中间经历的变化实在是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在这别墅里，白兵过起了两性交替的快乐生活。白天，他是白兵，身着一声警服，是警局里威严的副局长，为这个城市的安全兢兢业业的工作着；晚上，他是白冰，换上美丽的女妆，是唐震的“老婆”，化身为美娇娘，或娇艳，或端庄，或性感，或妩媚，做着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一切，为男人提供着心理和生理的满足。这是白冰近30年的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男女角色的互换让他倍感刺激，美丽的女装显然更适合自己，下班后回到别墅，他脱下警服，松开发髻，任一头秀发披散肩头；扯掉胸前的布条，硕大的乳房得到解放，戴上丝缎的胸罩，将乳房放在丝质的罩杯中，可以感觉到罩杯中沉沉的坠感，丰满乳房顿时得到舒适的支撑，对胸罩的依赖让他感到踏实，冬天的时候，他甚至上班时也穿着精美轻柔的女式内衣，蕾丝胸罩和内裤的丝绸质料对娇嫩肌肤的摩擦让他有种意想不到的快感；居家时，他有时穿着可爱的卡通图案的居家服，有时穿着性感的吊带睡裙，细细的肩带松松的挎在纤细的锁骨上，仿佛随时就要掉落一样，高耸的酥胸若隐若现，每每惹得唐震性致勃发，伸出狼爪轻薄一番；如果唐震要带他外出，白冰就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做不同的装扮，在梳妆镜前描眉画目、梳理发型，去逛街，就是一身休闲打扮，舒适而随意，去健身，则是一套运动服装，身材高挑健美，去夜店，自然是火辣妖艳，一副性感小野猫的模样，偶尔跟唐震去见朋友或客户之类的，则是长裙飘飘，雍容华贵，绝美的妆容、凹凸有致的身材，惊艳一瞥，令人无不嫉妒唐震的艳福不浅。当然，无论去哪里，白冰都让自己表现出最妖娆、最美艳的一面，一方面，好不容易能做女人，好强的白冰当然要做个顶级的优秀女人，另一方面，给唐震这样拉风的男人当女伴，又岂能不精心装扮，这也是给唐震脸上增光不是？只是，任谁也想不到，这个让任何男人都想一亲芳泽的美艳女人，竟然是本市的警局副局长，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男人呢？